

# 如何以「我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已完结】正文共3.6w字

我嫁给了我的心上人。

洞房花烛夜，他坐了不知多久，冷声道：“你自己掀盖头吧。”

我求之不得，直接掀了碍事的红纱，只看见京城第一美男周与行正一杯一杯地灌自己酒。

我艰难地拆着沉重的凤冠：“我知道你心里有人，但也要劝你接受现实。”

他喝酒的动作一顿，抬眸看我，迷离的眼神还透着几分疑惑：“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有人？”

我呵呵一笑，我不仅知道你心里有人，我还知道再过三个月，我的父亲就要被你查出贩卖私盐的罪行，我们全家抄斩，我被无情抛弃，成了个深闺怨妇。

但我不说。

自打我来到这儿取代了炮灰女配余意，回忆起了这条副线的所有情节，我就拼了命地想要逃婚。

然而屡战屡败，只能接受现实。

周与行抹了抹唇边的酒，打量了我一番：“听说你很喜欢我，卯足了劲的要嫁我，可我今天，却是没看出来你对我有什么情意。”

我叹了口气：“你可能没听说，我甚至还逃了几次婚……”

从前的余意确实爱惨了周与行，但我一想到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周与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看来确实是喝了不少，一个趔趄绊倒挂在了我身上，一身的酒气熏得我眼睛都痛了，反手就把他扔在了床上。

他喝多了，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扯了被褥盖住他，随后在隔壁院子和我的陪嫁阿欢挤了一夜。

阿欢很是不解：“洞房花烛夜，姑娘怎么自己就出来了？”

我笑了笑：“那也得看他还有没有做那事的能力啊。”

阿欢恍然大悟，带着八卦的欣喜把声音拔高了几度：“原来是姑爷不行——”

我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她的嘴：“快睡吧，我的好阿欢。”

不出几日，周与行不行的小道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来我家串门的几个小姐妹都不约而同地送了些补品良药，我来者不拒，一一收下。

那些什么鹿茸虎鞭，转手卖出去还能得几个钱，何乐而不为呢。

但显然，周与行并没有跟我想一块。

刚刚下朝的他或许是收到了不少大臣的关心问候，怒气冲冲地进我房间拍桌子：“何以要散布谣言！”

我满头问号：“我散布什么谣言了？”

他愠色更浓：“外面谣传，我那方面有隐疾。”

我忍不住失笑：“这我又没试过，怎么会知道。”

带着怒意的男性气息向我又靠近了几分：“可你收了不少壮阳补品。”

我点点头：“是啊，我自己吃不行吗？”

周与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直接一愣，连同面上的怒色也滞住：“你吃这些做什么？”

我反问他：“都是好东西，凭什么只有你们男人能吃？”

他被我问住了，半天答不上来话，憋了个面红耳赤拂袖而去。

我乐滋滋地起身送他：“大人有空也多来喝汤，那些虎鞭鹿茸确实能强身健体。”

周与行脸都黑了，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阿欢告诉我，周与行出去喝酒了，去了花楼。

彼时我正收拾着收到的补品，只当他是迫切地想证明自己罢了，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可我没想到的是，夜半时分，周与行竟一身酒气地推开了我的房门，来不及反应，我就被他压到了床上。

“周与行！”我用了狠劲去拍他，“你在干什么！”

他脸色绯红，像是喝多了，又像是中了催情药，浑身上下烫人得很，偏偏力气又大，我在他面前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阿意……”他只轻声细语地叫着我的名字。

原书里……周与行好像就是中了催情药跟女主发生了关系，然后下定决心要端掉余家给女主一个名分。

这怎么就成扑倒我了啊！

他开始情难自禁地吻我的脸、脖子，我打他，他就把我双手锁住，然后单手解开我的衣服……

原本的余意太过喜欢周与行，我的身体竟然不可控制地有了反应，企图更贴近他一些。

再这样下去可要坏事，在他吻我嘴唇的时候，我抓住机会狠狠咬了一口，他吃痛地起身，有些懊恼地捂住下唇：“你咬我做什么！”

“你看看清楚！”我舔了舔唇边的血，发狠道：“我是余意，不是方亦瑜！”

周与行疑惑了一下：“方什么的...是谁？”

我愣住，难不成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正经相遇？这还是我看的那本书吗？

但管不了那么多了，眼看着他又要俯身亲下来，我忙把头侧开：“她是你今生挚爱，你的第一次一定要留给她！”

落在我脖子上的吻蓦地停住，他身上仍旧散发着热气，眼睛里写满了隐忍：“那你呢，你的第一次，又要留给谁？”

我的第一次？

我靠，我怎么才想起来，余意好像到死，都还是个处啊。

“反正不是你！”我咬咬牙，梗着脖子对上他的目光，“你要是碰了我，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天地良心，我这绝对是善意的提醒。

但可能在周与行听来，这话充满了挑衅和叛逆的意味。

只见他的眼角红了些许，手臂上青筋突起，一拳狠狠地锤在我枕边：“你越不愿，我便偏要！”

床幔落下，痛楚与欢愉交杂，直至清晨才逐渐息下。

一夜放纵，我睡到下午才醒过来。

阿欢给我梳洗的时候兴冲冲地八卦：“姑爷简直是太行了吧，昨晚.....”

“闭嘴！”我冷声打断了她。

阿欢用蜜粉给我仔仔细细地遮住脖子和锁骨上的吻痕，但无论如何都留有痕迹，让人看一眼就心领神会这是什么。

周与行这厮绝对是故意的。

仅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周与行很行的消息又传满了京都。

早前送补品的姐妹们上门来看我，目光游移到锁骨就心领神会：“早前我送你的补药，果然有用吧？”

我苦笑颌首：“简直是太有用了。”

然后又收到了一大堆补品。

据阿欢的小道消息，周与行今天上朝迟到了，还被留堂了，怕是要晚饭时分才能回来。

我内心暗骂活该。

但他又传了消息回来，让我务必等他吃晚饭。

我百无聊赖地戳着碗里的饭等到了月上梢头，在米饭都快被我戳成糊糊的时候，周与行提着只烧鸡回来了。

是我最爱吃的每天排队几百号的芙蓉楼的烧鸡！

周与行把烧鸡推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

所以他晚回来，就是因为去排队买烧鸡了？

“耽误了点时间，去买了你爱吃的烧鸡，算我赔礼道歉的。”他真诚发话，“昨晚的事……”

我登时没了兴致，扔下筷子，面无表情道：“别说了。”

周与行立刻止了话头，低低道：“对不起。”

我默了默，放软了些态度：“我们是结发夫妻，做这种事情也算正常。只是我觉得应该做一点安全措施，不然怀孕了怎么办？孩子难道还能给你养吗……”

周与行一愣：“不然呢？你还想给谁养？”

好像说得也对……

但大哥你三个月以后就要把我休掉了啊！

我懒得跟他辩驳什么，恰好阿欢把一碗热了好几遍的汤端了上来，我触了触，端起来：“不论如何，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有孩

子。我找大夫开了一剂避子药，就是这碗，你看着我喝，就别再起疑了。”

话罢，我举起碗就往嘴边凑。

周与行脸色一变，立刻打掉了我的碗。

黑黢黢的汁水散落一地，我茫然地看着他：“你什么意思？”

他不知为何有些生气的样子：“阿意，你就这么不愿意怀上我的孩子？”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清醒地唤我的名字。

“并非如此。”我忍不住解释，“你自己也清楚你娶我是为了什么，有朝一日你的目标实现，我就成弃妇了，届时拖着一个孩子.....”

周与行眉毛一拧，打断了我：“你担心这个？”

这哪里是担心啊，这根本就是会变的东西好不好！

我叹了口气，没有接他的话，摇了摇头，坐下来安静吃饭。

没法和他交流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交流。

我知道，周与行又爬上了我的床。

在他乱摸一通之后，我忍无可忍提醒他：“周与行，你够了。”



他圈住我的腰又将我拖近了一点：“可是阿意，你说夫妻做这种事情也算正常。”

这人是不是有选择性遗忘啊！

我捏住他的脸：“那我是不是也说了要做保护措施？”

他被我捏得吐字都含糊了些许：“可是我想和阿意有个孩子。”

我顿时觉得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

但男主就是女主的啊，又怎么会对我动心。

他的书房里还有一封准备弹劾我爹的奏折，又怎么会轻易地放过我们家呢.....

我松了手，深呼吸平复了内心的躁动，冷静道：“但周与行，你也知道我们没有未来。”

如果没有那么喜欢周与行，余意也不至于在被休弃之后一蹶不振，而我绝不能步她的后尘。

周与行的神色慢慢地冷了下来。

他问我：“阿意，你是不是心里有人？”

我愣了一下：“为什么这样问？”

“洞房那晚，你说我心里有人，实则说的是你自己。”他垂下眸子，慢慢地解着我的衣带，“昨晚你说要我把第一次留给那个方

什么，也是希望留住自己的童贞吧。更甚，你不想怀上我的孩子，也是想着与我和离，与那个人在一起.....”

诶...你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点？

我的衣衫被他扯开，锁骨被他吻住，他埋在我肩上冷声道：“若是如此，当初为何又费尽心思地要嫁给我！我告诉你，余意，我这辈子都不会与你和离，你只能为我生儿育女，你心里只能容我一人！”

他过于强势，根本就没有给我回答的机会。

好家伙，又是一夜无眠。

一连大半月，夜夜如此。

阿欢替我揉着酸软的腿的时候，我忍不住抱怨：“周与行这人简直就是泰迪转世，太能折腾了。”

未经世事的小丫头还在旁边偷笑：“这放在多少人身上都是羡慕不来的事情啊，小姐这是在炫耀呢。”

我拍了拍她的头：“你可别太天真，我们没多少好日子了，想好后路才是正事。”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管家来传，宫里来人宣旨，周与行去上朝了，我得去接。

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张公公来传的旨，旁边还跟了个水灵标致的姑娘，有些新奇。

我领着府上众人跪下接旨，只听出了个大意，就是周与行最近上朝迟到次数太多，需要有人劝导，于是给我们家塞了个小妾进来。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皇命难违，我就自作主张地给他接下了。

然而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水灵标致的姑娘，就是我们的女主，方亦瑜。

男主失去了一次接触女主的机会，这个世界的设定还会给他千千万万个机会和女主相遇。

我的好日子果然不长了。

我算了算自己最近攒的小金库，基本上能保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但如果能抱稳方亦瑜大腿，让她在周与行面前美言几句，或许我们家的罪行还能减轻一点。

于是，我将方亦瑜安顿到了我的房间里，自己搬到另一个小院子，这样一来，不知情的周与行夜晚就会爬上她的床，与她共度良宵。

只是，这么轻易地把周与行拱手相让，我实在觉得有一点点难过。

因为皇帝又留下他商讨大事，周与行托人买了芙蓉楼的烧鸡，单独送到了我的房间。

这是阿欢告诉我的，周与行并不知道那里的主人已经成了方亦瑜。

痛失烧鸡，我心都拧到一块去了。

周与行回来得很晚，我派去盯梢的阿欢传来消息，他果然进了方亦瑜的房间。

一晚上紧张的心终于落地，可不知为何，我发现自己竟有过一丝丝期盼，期盼他能够发现.....

但怎么会呢，我还买通了他的车夫，在他回来的路上给他喝了下了药的水，他必然会被方亦瑜的温柔乡留住。

我让阿欢早点休息，自己也吹了灯上床睡觉。

一阵寒风吹过，我打了个冷颤，房门闪过一道人影，而后被粗鲁地推开，下一瞬，我就被压到了床上。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可这次，我羞耻地发现，自己有些欣喜的情绪。

我强撑笑颜同周与行打招呼：“啊，我搬了房间，忘记告诉你了呢.....”

他一嘴堵住我。

这一次，他侵略的力道比以往都要重。

他提腰挺进：“为什么要推开我？”

我强忍着痛意：“不是的，方姑娘她和你才是.....”

“才是什么？”他惩罚性地又深入了一点，“你又想编什么借口？”

我眼泪都快出来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腹下动作不停，还咄咄逼人地问我：“我到底哪里不好？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

我可算发现了，他在这种时候，就爱问我为什么。

都怪我给他下的药太猛了.....

我难得地在最后也保持住了清醒，努力抱住力竭的他，嘴巴张合几次，最终却什么也说不出。

我到底要解释什么？有什么解释的必要？

让他和方亦瑜走到一起，然后保全我的家人，不已经是我的终极目标了吗？

再多要，就显得太贪心了。

周与行得了几天假。

起因是方亦瑜过门，皇上给了他几天假期，好好同新妇培养感情。

他倒好，一头扎进我的房间里，就没给过我机会下床。

好像只有行房事的时候，他才会有一些些安全感。

直到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每天诊脉的大夫告诉我，我有孕了。

更可悲的是，周与行当时就在旁边。

他简直是高兴坏了，抱着我连转了好几圈，我却一点好心情都没有。

我们成亲已经接近两个月，再有一个月，一切都会被重新洗牌。

这个孩子来得实在是很不合时宜。

我本想和周与行商量趁早落胎，但是他太过高兴，我不忍扫他的兴，只考虑过几天假装失足摔个跤，造成流产的假象，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我约莫还是有这个能力生下孩子并养大的。

方亦瑜也来贺我，送了我一支人参补补身子，我收得很高兴，倒是周与行疑神疑鬼的怕她害我。

自打有了孩子，我的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照料，走两步都怕摔了，可见周与行有多害怕我真的干出点什么来。

他像是...真的很珍惜我的样子。

孕期不能行房，我让他到方亦瑜那里去，他却一脸不高兴：“我也不是对谁都这么积极的。”

难道就是因为第一次给了我吗.....

我扶额无语：“那你就忍着吧。”

他脸上又重新有了笑容，摸着我的肚子慢慢地上下游走：“阿意，我们就要有孩子了。”

我闭目养神：“你再乱摸试试。”

他贴近我的耳边吹风：“但是阿意，你有反应了耶。”

我一巴掌把他的头拍歪。

“知道有反应了你还摸！损不损啊！”

他不死心地凑上来给我洗脑：“有反应，就证明你是爱我的。”

我脸上一热，侧开了头，没有接话。

最近周家热闹了许多。

有人得知我怀孕了，上门拜访。而更多的是和周与行交好的朝中大臣，一来就关在书房好几个时辰，不时还传出一些争吵声。

他们出来的时候见了我，总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很没礼貌。

我知道，不少人都查到了我爹贩卖私盐的证据，希望周与行能带头揭发他，铲除我朝一大奸臣。

周与行也明里暗里地提示过我：“岳父最近动作有些多了。”

我只告诉他：“你觉得什么应该做，那就去做，不要有所顾忌。”

方亦瑜喜欢的，就是那个无所顾忌，敢想敢做，不惧强权的周与行。

在我找到机会假摔的那一天，一道奏折递了上去，周与行带队抄了我的家，全家贬为庶人，永世不得为官。

已经比原本的结局好了太多。

但我还是要离开的，我如果不离开，周与行就会一直把目光放在我身上，他不喜欢方亦瑜，正常的剧情就没法推进。

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摔过一跤，串通好的大夫苦涩地摇着头告诉他，孩子保不住了。

周与行愣在原地很久。

我看着他那副心如死灰的神情，也情不自禁落了几滴泪：“听说你带头揭发了我父亲，还抄了我的家。”

他艰难开口：“阿意……”

我露出一个笑：“我好恨你，周与行。所以为了报复你，我摔死了你的孩子，你是不是也很难过，很恨我？哈哈哈……”



他猛地冲上来掐住我的脖子：“余意，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一遍不够是吗？”我笑出了几滴泪花，“我说，我是故意摔的，我不想和你有孩子，我不想留下我家仇敌的孩子！”

他手腕上的力道加重，掐得我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了，忍不住握住他的手，用眼神恳求他放过我，才卸了力，让我喘了口气。

我等了很久，才听见他的声音：“余意，我们和离吧。”

“求之不得。”

我和阿欢被扫地出门。

幸好从前有攒下一小笔钱，还未雨绸缪地买了一所宅子，在我家被抄之后，我就已经安排好了人将父母和哥哥妹妹接到了新宅子里。

虽然住得十分勉强，但也还算凑合。

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我还得匀出一笔钱来为我的孕期生活保驾护航。

我告诉阿欢，余家已经再无出头之日，让她另寻良主，或许投奔方亦瑜也未尝不可。

阿欢却笑道：“自小阿欢就喜欢大公子，如今大家身份平等，便更没了障碍。”

我心里顿时一凉，心想完了完了，还要多出一笔嫁娶费用。

但总归是好事，我们家沦落至此，竟还有个傻丫头愿意和我哥哥相伴一生，应该感激涕零了。

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余晖也喜欢阿欢。

原著里没有提及，我也不知道两个人竟然眉来眼去了那么久，阿欢被选作我的陪嫁时，余晖还以为这辈子都与她无缘了。

幸得天公作美，迅速地办妥他们两个的婚后，我直接闭门不出。

因为我开始显怀了。

周与行不可能会不派人盯着我，我不能让他知道我还怀着他的孩子，也不想让他抢走我仅剩的希冀。

阿欢不断地带给我最新的消息。

周与行把方亦瑜抬了正妻，周与行又纳了一个小妾，周与行和方亦瑜到城南施粥行善求子.....

你看，没有我的孩子，他也会有下一个孩子。

只是我的心实在是堵得慌。

待我坐稳了胎儿之后，余晖提议我们在城中开间茶楼，起码能赚点钱，不必坐吃山空。

我盘算了一下，钱是够盘一个店面的，但请厨子这方面，就有点头疼。

不好吃没特色的茶楼，是不会有生意的。

我做了个调研，京城里的茶楼基本都以炒菜为主，火锅这个东西似乎还没有出现，冬天又快到了，要是做个火锅店，没准能挣钱。

余家的火锅店，横空出世。

虽然现在的工艺还不足以造出肥牛，但热乎乎火辣辣的食物还是吸引了很多人来尝鲜，积累了好一批回头客。

果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拒绝火锅。

连周与行也不例外。

他带着方亦瑜，来到了我们店里，侍卫提着刀要我们清场，余晖脖子被架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含泪把熟客都赶了出去。

我没有在店里，是阿欢声情并茂地向我讲述的。

他们一连来了四五天，天天清场，我倒是不担心赚不到钱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会拉肚子么.....

但余晖按捺不住了，登时就跟周与行理论，大意就是他天天这么大张旗鼓地来，岂不是摆明了不想让我们做生意么？

好些刀立马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阿欢跪着求周与行放过他，小妹余灿在后厨备菜见了这个场景，忙回家来搬我过去救场。

余灿说：“你们好歹夫妻一场，还怀着他的孩子，叫他放大哥一命，应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我苦笑：“我去了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余灿哪管得了那么多，直接赶鸭子上架把我弄到了火锅店。

那头阿欢还在声泪俱下地求他，余晖则一脸宁死不屈，十几把刀架得毫无美感，亏他还能如此淡定。

我扶着肚子走进店里的时候，阿欢显然震惊了。

周与行死死地盯着我的肚子，我给他行礼，被他稳稳托住，声音里夹着一丝颤抖：“阿意.....”

今天方亦瑜倒是没来，难怪他对我家的人动了粗。

我离开前对方亦瑜最后的请求，就是尽她所能地让我们余家远离周与行的视线，尽量地避免冲突。

她一直以来都办得很不错。

“周大人光临鄙店，是我们的荣幸，我哥哥性子刚烈，冲撞了周大人，民妇代为赔礼道歉。”我又行了个礼，避开了他托我的手，“今天就给周大人免单赔个不是，但是民妇也要求求周大人，小店经营不易，大人若是能够体恤，低调过来即可，不必大费周章地清场，也折煞了小店。”

周与行好像只听到了其中的两个字，有些不敢相信地问我：“你再嫁了？”

“那是自然。”我强撑出一个微笑，“孩子也是他的，请周大人不要多心，从前那个早就没了。”

店里所有知情的人，脸上都不禁流露出一抹悲戚的神情。

“好，很好。”周与行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吐出了这几个字，“那我就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他一拂衣袖，侍卫们把剑收回，跟着他离开了火锅店。

我深呼吸一口，双腿有些发酸，差点站不稳倒了下来。

余灿忙去请了大夫来看，大夫说我这是长期不运动导致的胎位不正，加上受了惊吓，思虑过重，应当多出门走走，临盆的时候才会容易一些。

我松了口气，闹了这一出也算是因祸得福，以后倒是不用再躲在家里了。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周与行竟派人送了不少补品过来。

我担心他是不是知道什么，给方亦瑜传了信探口风，她说近来他向朝廷告了假，日日喝得烂醉，一副很伤心的样子。

回信的最后，方亦瑜第一次请求我，能不能不要再伤害他了。

我握着信，不知是哭是笑。

我余意，一个炮灰女配，何德何能让男主伤心至此。

你方亦瑜，拥有女主光环，怎么就不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

你知不知道！作者起名的时候，都是把你名字的后两个字倒过来随随便便给女配起的名啊！就不知道争气一点！

但话说回来，近段时间，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买菜的时候有，踏青的时候有，找小姐妹喝个茶都会感觉得到有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

.....真的是非逼我雇个人回来装新欢才行。

余晖帮我物色了一个从前没有在京城出现过的江湖大侠，带回家大致讲了缘由，抹去了孩子的事，希望他帮帮忙在我们家待几天，陪我在外露个脸。

这位段衡公子倒是答应得十分爽快，也十分配合。

只是我没想到，送走段公子的当晚，我就被人摸肚子摸醒了。

周与行周大人，竟也会私闯民宅。

我睁开眼睛见到他，被吓了一跳，忙缩进角落里：“周与行，你想干什么？”

他的脸上流露出我许久未见的欣喜：“你没有摔掉孩子，你只是骗我，对不对？”

难道他知道了什么？

我硬着头皮撒谎：“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再嫁了，这是另一个孩子，我.....”

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一嘴堵住。

他的唇舌轻巧地撬开我的齿关，这种气息味道太过熟悉，我有些留恋，一时没能自持。

这个吻持续了很久，吻到最后我觉得空气都稀薄了，他才肯罢休，把头枕在我肩上，朝我耳朵轻轻吹气：“阿意，身体不会骗人。”

我叹了口气，向他屈服：“你是怎么发现的？”

他微微一笑：“段衡是我请来的幕僚。”

.....我活埋余晖的心都有了。

周与行摸着我的肚子，轻轻地、带点恳求意味地说：“阿意，跟我回去好不好？不要生气了.....”

我心软了一瞬，却还是强硬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他露出一一点受伤的神色，“阿意，这几个月我过得很痛苦.....”

我拍开他的手，冷漠道：“你以为我就过得很快乐么？士农工商这条鄙视链里，我们余家从高官权臣变成市井小贩，落到如此田地，全是拜你所赐！”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让他死心，让他离开，才是双方最好的归宿。

他的眸子里失去了光彩，淡淡道了句“你果然很恨我”，站起了身。

但下一瞬，他又好像想通了什么一般：“你不愿跟我回去，那我就每日来看你，你怀的是我的孩子，我绝不可能置之不理。”

我脑袋上有一串省略号飘过。

敢情我前面说了那么多，他一句都没听进去是不是？

周与行没有食言，他果真天天都来看我。

其实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睡好了，他来了以后，很无赖地一定要跟我挤一张床，反倒让我觉得安心好眠。

一找到机会，他就会吻我，然后告诉我，我的身体在说喜欢他。

我问他：“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婚外情吗？”

周与行急切地解释：“我和方亦瑜什么都没有！我认的正妻，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

他说得太过真诚，我根本找不到他撒谎的动机。

然而这剧情发展得实在离谱了。



我扶额：“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心里有我，而没有方姑娘是吗？”

他苦笑：“我以为我一直都表现得够明显了。”

原来在这个世界的设定里，男主也不一定是女主的？

我忍不住伸手抚上他的脸：“那你说说，为什么是我？”

“不知你记不记得，我们成亲不久，我有隐疾的谣传遍布京城，我故意去喝花酒，还让阿欢给你带话，可你无动于衷。”他反握住我的手，“我在花楼救下了被欺凌的方亦瑜，也中了催情药，趁着还清醒，我快马加鞭赶回了家。我以为，解决谣传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谣言的源头知道我到底行不行。”

果然是.....跟我杠上了而已。

“外头盛传你喜欢我，可那晚的你想尽借口要把我推开，我一怒之下，就强要了你.....”他闭上眼睛，有些不忍，“你在我身下流泪的时候，我又心疼又嫉妒，到底是哪个男人能比我更好，能让你如此心心念念。”

我抿了抿唇，其实并没有。

“再后来，你熬了避子汤，我很生气，凭什么我周与行的孩子就不配存活于世，你都已经嫁给我了，凭什么还在想着别人，我越来越不甘心。

“但我确实在查你们家的事情，我娶你确实是在利用你，贩卖私盐这种罪，也确实不可饶恕。我想过你用一万种方法来打我、

恨我，只要还留在我身边就好，可是你说你故意把孩子摔没了，你不愿意与仇敌在一起.....”

他越说声音越抖，好像真的很难过。

我握住他的手：“别说了。”

“所以阿意。”他试探性地问我，“你可是另有喜欢的人？...”

我默了默：“你确定要知道吗？”

他思考了一下，摇了摇头：“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我拉起被子盖住他的头，轻轻笑了笑：“睡吧。”

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和周与行重新开始的可能。

我喜欢他，是几百个日夜里辗转难眠的梦，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私藏情绪。

但方亦瑜和他，却是这个世界里的官配，甚至是天子赐下不可抗拒的婚事。

周与行不爱方亦瑜，反倒招惹上了我，对他而言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预产期越来越近，周与行不止一次提出要把我接回去周家生产，都被我拒绝了。

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晚上都要把我牢牢禁锢在怀里，就连翻身都要先得到他的许可，虽然我也确实需要他帮忙才能翻身。

我是在他上朝的时候生下的孩子。

顺产，是个女孩，脸蛋精致到连见惯了小孩的产婆都忍不住夸赞的程度。

余晖问我，孩子要叫什么名字。

我想了想，用手指沾水给他写了两个字：“就叫余温吧，温暖的温。”

“阿意，你确定要把孩子留下吗？”余晖忍不住提醒我，“我们是罪臣之后，孩子跟着我们，生而为奴，以后读书生活甚至嫁人都会低人一等……”

我愣了愣，从前却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生在一个男女平等没有等级观念的时代，我在这里可以无视尊卑贵贱，但我的孩子不行。

她明明有个有权有势的爹，明明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明明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难道我会毁掉她应得的东西吗？

我忍痛托余晖把孩子送到周家，然后雇了一辆马车出城。

如果一定要有人离开，那必然会是我这个炮灰女配。

余晖交代得很好，马车里铺了又厚又软的被褥，还放了好几个小暖壶，我刚刚生产完虚弱得不行，一上车就睡到了天黑。

醒过来的时候，我掀开帘子一看，已经出了城。

我问车夫：“走的时候有些匆忙，忘记问了，这是要去哪儿？”

车夫沉默地驾着马，没有回我的话。

我一边想着余晖请的这个车夫也太没礼貌了，一边掀开轿门处的帘子，月光下一张英俊的侧脸映入眼中。

我愣在原地，手都忘记要放下来：“周与行，你怎么会在这？”

他转过头来和我对视，脸上似乎还有几条泪痕，神色悲戚：“阿意，你就这么讨厌我？”

怎么会讨厌呢，不是他证明的吗，我的身体都在告诉他我的心意啊。

我忍不住伸手抹掉他脸上的泪痕：“别哭了，很难看。”

“你要走，我就和你一起走。”他止住了马，反握住我的手，把我推回了轿子里，用被褥把我裹得严严实实，“你刚刚生产完，舟车劳顿，要好好休息，不然会落下病根。”

我心中一动，顺势圈住他的脖子，不让他退出去：“那孩子呢，你也不要了吗？”

他得寸进尺地在我嘴唇上啄了一口：“自然是要的，余晖过段时间就会送她来和我们会合。”

我忍不住问：“你.....谋划这个事情很久了？”

“不算久。”他把我锁在他的怀里，“今天得知你要走的时候才做的决定，我当场辞了官，心甘情愿地成了你的车夫。”

他说：“阿意，不要再试图离开我了，就算到了天涯海角，我也是要找到你的。”

我相信的。

我笑了笑，抬头印上他的唇：“那我们去江南吧，我喜欢水乡。”

他眸中一道光闪过，一手搂住我的腰便要往他小腹上贴，我忙制止住他：“停停停，我知道你忍了很久，但我刚刚生完，实在是不行.....”

他极为隐忍地停下了动作，叹了口气，默默道：“阿意，看来你说得对，确实要做些保护措施才好。”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我相信我是能离开京城的。

但周与行毕竟还是这本书的男主，还要走完后面的主线剧情，在见到他的那一瞬，我其实就做好了被截住的准备。

原文里，周与行收集证据让余家垮台，请旨求娶方亦瑜，仅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

余家一事不过是个幌子，在余家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势力，而方亦瑜则是这股势力安插在周与行身边的棋子。

周与行在查明真相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女主的真实身份，经历了一系列痛苦折磨，费了不少心力帮助女主摆脱控制逃离魔爪，又联手谋划布局让幕后黑手浮出水面，肃清了朝堂。

最终周与行用这笔功绩求了一道旨意，辞官隐退，两人携手隐居山林。

现在大boss还没找出来，他是万万跑不掉的。

我本以为皇帝只会派几个人来追我们意思一下，劝着回去就成了，但我实在没想到，仅在城外二十里处小歇了一夜，这家小破客栈就被上百官兵围住了。

.....简直就是追逃兵的阵仗。

上次宣旨的张公公亲自来请，周与行把我裹得严严实实放进了小马车，让我舒服卧着听他们对话。

“周大人。”略显阴柔的声音毕恭毕敬，“老奴奉皇上之命，特地来请您回京，如今的朝局如何离得开周大人呀，您说是不是？”

我内心呵呵一声，这张公公真是玩得一手好捧杀。

周与行态度也颇为强硬：“昨日草民已向圣上请辞，断没有再回去的道理。”

“周大人此言差矣。”张公公忙不迭地解释，“历来朝臣辞官，都要圣上恩准，周大人如此说走就走，若是龙颜大怒，难免要牵连无辜的。”

我一听这话，顿时身子都坐直了，怕不是要搞我家的人吧？

外头阴柔的声音不疾不徐地补充：“周大人的女儿刚刚出世，生母又不在身侧，皇上心慈，已接进宫中，与公主同等规格一般养育着呢。”

他说得无上荣宠，实则我牙都快咬碎了，当真是好生卑鄙！

“那微臣先谢过皇上。”周与行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几个字，“请公公转告皇上，内人生产后身子虚弱，又思女心切，微臣欲告假几天，先将她们母女照料妥当，再回朝效力。”

张公公干干笑了几下：“周大人愿意回去，告假几日而已，皇上必然不会阻拦。只是皇上也格外喜欢令爱，昨夜接进宫时已拟了一道圣旨，封令爱为安平郡主，并许了郡主与七皇子的婚事，可谓是十分看重。”

七皇子尚在襁褓里时，我有幸见过一次，可能小孩子还没长开，但实在是……有些丑。

此时此刻，我真的杀人的心都有了。

这算哪门子的看重，这分明就是绑架和软禁！

周与行自然也清楚不过，我觉得他面上的礼数都快维持不住了，如果不是张公公带了上百官兵，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他干

掉。

噢，我幡然醒悟，原来上百官兵是这样用的。

我没听见外头周与行再回话答谢，估计他也谢不出来，只有一阵散乱的脚步声传来，他进了我的小轿内，另有一个官兵为我们驱马。

四目相对之时，我从他眼睛里读到了委屈和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屈服。

上一次见周与行这幅模样，还是我撒谎说摔死了他的孩子那会。

我从被褥里抽出一只手来拍拍他的脑袋，露出一个微笑：“现在实际上被迫回去的只有我一个，你就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了。”

周与行心虚地看了我一眼：“果然，什么都逃不过阿意的眼睛。”

.....我忽然有一个想法。

或许皇上干的把我女儿绑进宫封郡主订娃娃亲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周与行教的。而我，才是真真切切被演了的那个二傻子。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周与行本想把我带回周家，但被我拒绝了。

我如今身份尴尬，虽然生下了他的孩子，但我这个人实在和他扯不上什么关系。



出乎我意料的是，周与行十分理解，但随后他就做了个决定，直接住在了我的房间里。

我真的应该用他的钱换一所大宅子的。

歇了几天，我才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睡前，我问周与行有没有给孩子想名字，他点点头：“你之前送过来的字条上书一个温字，那不如叫周温？”

我失笑拍他：“那你以后的孩子起名衍生真是十分丰富，周温、周凉、周热、周冷，还可以叫周风霜雨雪……”

可周与行压根没觉得我在调侃，眼睛一亮，欺身又要压上来：“阿意，没想到你还想跟我生这么多孩子！那我们不如即刻就来努力吧！”

我：“……”

失算，当真是失算了。

人间泰迪精，不愧是你。

在周与行的强烈要求下，皇上答应每天把孩子送过来一个时辰，让我们一家聚聚，起初我还有些不满，后来才猛然醒悟过来……

这不就是月子中心的快乐吗！

孩子丢给别人看，每天只要逗两个小时，甚至奶都不用自己喂，也不用每天半夜被哭声吵醒，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恐怕只有周与行不能理解我的快乐。

他每天看着我大吃大喝，胃口极好地把宫中送来的补品一扫而光，心中毫无孩子被软禁的痛楚，很是疑惑：“阿意，温儿当真不是你生的吗？”

我白了他一眼：“不然是从你肚子里蹦出来的？”

他眉间添了几缕忧愁：“但是每天只能见她一个时辰，你就不想她么？”

我拍拍他的肩，语重心长道：“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吧，你以后想扔掉她的时刻只会更多。”

不过，舒心归舒心，当娘该做的事情，我还是得做的。

虽然宫中有乳娘，但我自己也有母乳，加上宫里每日送过来的补品都有催奶的东西，我总是半夜涨醒，然后起床挤好母乳，用冰冻着，次日一早交给乳娘带入宫中。

而悲惨的周与行，就经常因为睡着睡着突然发现身边没人而被吓醒。

有一次，在我哼哼着痛醒的时候，他已醒了有好一会，正动作轻柔地给我揉着，确实没那么难受。

我拍拍他的手，示意要起身去挤母乳了，却被他拦住，带着几分不解：“阿意，宫中明明有乳娘，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准备母乳送去？”

“你不懂。”我捏捏他的脸，“让温儿熟悉我的气味，以后才不会认不出我来。”

周与行露出一个让我觉得大事不妙的笑容：“阿意，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也可以帮你解决掉……”

我直接一巴掌打歪他的头：“周与行，你一天天都在想什么啊！”

他握住我的手，委屈巴巴地回答：“我也不过是想减轻一下你的负担而已，阿意，我是好心。”

大尾巴狼！你不过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求！

我翻了个白眼，索性轻轻踹开他，翻身起床。

走了两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但见一个大男人坐在床上，脸上神色有些可怜，小声地叫我：“阿意……”

我扶额叹气，这人的撒娇功力真是日益见长，我向来吃软不吃硬，每每他装惨，我就只能举旗投降。

周与行，绝对是吃准我了。

“真是拿你没办法。”我无奈笑笑，折返回床，挽住他的手臂躺下，“给你给你，但是你得克制一点！”

周与行立刻转悲为喜：“得令！”

.....怎么突然有种感觉，我好像把男主养歪了？

坐月子的期间，方亦瑜也送了不少东西给我，只是周与行过于敏感，好些物件一经他手，就不翼而飞了。

周与行反复向我强调，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要乱收。

我笑他多疑：“不都是花你的钱买来的？怎么就算来历不明了？”

他却丝毫没有跟我开玩笑的意思：“方亦瑜这个人，就来历不明。”

我心里霎时咯噔一下，难道周与行已经发现她不对劲了？

“何出此言？”我小心地探他的口风，“方姑娘不是你救下的，又收作了侧室，然后又扶正了.....”

周与行面上添了些懊恼，伸手挠挠我以示惩罚：“始作俑者还不都是你！”

我笑着躲开：“怎么又赖我？”

“若是你不谣传我有隐疾，我又怎么会去到花楼救下她！”周与行一把揽住我，“又是你，自作主张地把她收了进来，还把我骗去她床上。扶正一事就更加要怪你了，要不是你逼我和离.....”

他说着说着，好像忽然醒悟过来一样顿住，然后话锋一转：“我方才没有反应过来，阿意，你是吃她的醋了么？”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吃醋说法打了个措手不及。

男人怎么都喜欢以吃醋来评定感情啊。

最后以我什么都没问出来，且让周与行又找到了非要表现一下不可的理由告终。

别人家的男主都是尽心尽力搞事业，我家这位只会尽心尽力地搞我。

这么说来，其实周与行很早就开始留意方亦瑜的身份了，之所以一直把她留在身边，一则可能是皇帝的意思，二则方便监视，有备无患。

没有了恋爱滤镜的女主，简直是步步维艰。

我想着也不能让周与行天天白扔人家东西，给她回了几包火锅底料送过去，作为我们火锅店的常客，方亦瑜的口味时常让我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川渝地区来的。

虽然送火锅底料略显寒酸，但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是千金难求的东西。

阿欢反驳说我这叫抠门，好吧，我也承认。

我出月子的时候，宫里为孩子特地办了个满月宴。

我是孩子的生母，虽然跟周与行没有什么实际的夫妻关系，也在被邀请的行列，只是单独乘一轿去到后宫，和各妃嫔一起待着。

此时此刻，我才真的有些醋意。

陪周与行进宫的是方亦瑜，他们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名分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东西。

后宫的妃嫔们都是超级八卦的主，每个人都认为周与行被我吃得死死的，放着家中正妻不理天天跑来我家睡觉，纷纷来向我讨教经验，问我如何留住夫君的心的。

我挠挠脑袋，尽量以最真诚的姿态反问：“那我能不能请教一下诸位，如何让夫君脑子里不要天天想着那事啊？”

听起来很像凡尔赛，但我是真的很想知道。

然而这话一出，周遭都安静了下来。

有个妃嫔开了口，语气酸酸的：“阿意，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余妃嫔纷纷附和，大意都是在怪我不想教就算了，还要提她们的痛处内涵她们。

我扶额望天，你亲自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福气了。

被我这么一问，原本有兴趣和我攀谈的妃嫔都劝退了，唯有皇后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子向我招了招手。

我提起裙摆小跑过去。

“周夫人。”皇后这样叫我。

我受宠若惊：“其实早已不是了……”

“迟早还会是的。”她脸上挂着一个端庄的笑，又拍拍她抱着的小孩，小孩看着我也咧嘴笑开，“你看，而安很喜欢你。”

而安？宋而安？七皇子？未婚夫？……

我一愣：“七皇子真是长得漂亮了许多。”

“小时候实在是丑。”皇后回忆起来还有些愁容，“刚生下来的时候，差点想丢掉，不像你们温儿，漂亮得宫中上下都爱不释手。”

……好吧，我女儿是成了大家的玩具了。

我挤出一个笑：“承蒙厚爱。”

不过，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按道理，这种宴席上皇后一般都会陪在皇上身边，今日出现在这里，那又是谁陪在皇上身边？

不会吧……连皇后也要被迫让位的吗？

我正想着措辞准备委婉八卦，却见一个宫女急匆匆地来报：“宴会厅走水了，皇上派奴婢传话，让皇后娘娘留意不要再往那边去。”

我们这里离那个宴会厅起码要走十五分钟的路，隔了这么远，还要特地传话让她别过去？

我不由得被甜得笑了一下，看来刚才真是瞎操心。

皇后都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阵妃嫔的惊呼传来，我转头循着声音看去，只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在高速移动，下一刻就扑过来抱住了我：“阿意阿意，那边走水了，你一定就在这待着啊，哪也不要去。”

我：“.....”

感觉有点丢脸是怎么回事？

我拍拍周与行：“这是内宫.....你就这样闯进来，要杀头的。”

他这才松开我，向皇后行了个礼道歉：“微臣过于担心内人，才向皇上请了旨过来，如有冒犯，还请娘娘海涵。”

我都能听见后面妃嫔们带着艳羡的窃窃私语了。

或许后面有时间了，我就写本书，书名就叫攻略周与行的一百种方法，就算我是瞎编乱造的，也一定很好卖。

皇后似乎早已见惯不惯，露出了一个真心实意的笑：“无碍。思妻心切，可以理解。”

周与行又行了个礼，然后把我拉到一旁，好好地拍了我两下验证了身体康健，才松了口气：“那些女人没有为难你吧？”



我摇摇头：“你想太多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周与行刮了刮我的鼻子，“今夜宴会厅走水，我特地来看你，感不感动？”

我笑了笑，这人当真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不过是想给方亦瑜独自行动的机会，看看她到底想做什么罢了。”

他故作惊讶：“我们阿意也太聪明了吧！”

“好了好了。”我推推他，“你走吧，在这露个脸就行了，一堆目击证人看见你，再演就过了。”

周与行敛了表情，最终还是忍不住在我脸上亲了一口：“但阿意，我想来看你是真的。等这件事结束，我一定让你堂堂正正地和我一同坐在哪里。”

他的最后一句话留在风里。

“不会太久的，相信我。”

乳娘抱来孩子的时候，她已经甜甜睡下。

才一岁多的宋而安走路都不稳，却很执着地扯着我的裙子要看妹妹，用他那根白白胖胖的手指头去触新生婴儿的脸，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皇后也陪着我们，向我解释：“这还是而安第一次见到温儿，难免有些新奇。”

我表示理解。

“周夫人。”皇后再一次祭出这个称呼，“因为皇上一道诏令，让你与安平郡主分隔这么久，真是抱歉。”

啊，这有什么好抱歉的，我应该感谢他让我坐了个安稳的月子啊！

我连连摆手：“娘娘言重了，温儿能得皇上喜欢，是她的荣幸。”

皇后微微颌首，犹豫了一下，向我道出了大实话：“实则，这也是周大人的意思。”

唉.....我早就猜到了，平白无故谁做这种缺德事啊。

我叹了口气，回了个微笑：“那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皇后像是在试探我的底线：“周大人还说，要把安平郡主在宫中再寄养一段时间，最好是到能自己睡觉别缠着她娘的时候再接回去.....”

我瞬间明白了他想干什么。

我实在很难理解：“这种亏本买卖，皇上也肯做吗？”

但下一瞬，我又懂了，怎么会不肯做呢，这哪是给别人养女儿，分明是给自己养儿媳啊.....

我惆怅地看着怀里熟睡的小人儿：“没想到你才出来没几天，就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皇后微笑地看着我自己想通：“周大人对你如此上心，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次进宫倒也是有些收获的。

皇后和善近人，送了我好些珍贵首饰，又给了我一个出入宫的令牌，想郡主了就随时来看，考虑得十分周到。

或许这也不是第一个刚出生就被拐进宫的孩子了。

一堆事情下来，等到宴会厅的火完全扑灭，宫女来回话时，夜色甚浓，皇后顺势留我过夜。

周与行派人来传了话，也说让我先歇一歇，早些时候他再带我走。

在原文里，女主身份彻底暴露，好像就是在宫中的宴会上，中了周与行设的圈套，向他坦白了一切。

喜欢她的周与行，一力替她瞒下了所有，那如今的周与行对她没有感情，一旦抓到了她，又会怎么办呢？

心里的不安告诉我，今晚估计太平不了。

宴会厅在出宫的必经之路上，不少官员因为今晚的失火被迫留宿宫中，我则被安排到了议事殿侧边的厢房中。

送我的人刚离开，外面就传来一阵吵杂的声音。

我扯住门口路过的一个小宫女，问她发生什么事了。

小宫女连前因后果都给我和盘托出：“方才皇上在议事殿遣人去御书房取东西，小太监发现有人在行窃，窃贼跑了，如今正在追。请姑娘安心待在殿中，以免被误伤。”

npc叫我不要干的事情，那就是一定要干的。

我从房间后面的窗户翻了出去，来到了……嗯？御花园？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书里男主就是在御花园拦住受伤的女主，给女主打了掩护带她全身而退，才有了让女主坦白的机会。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好像侍卫们就已经追到了这里，才刚迈开几步，我就见到了受伤跪地的方亦瑜。

她身上中了一箭，被我连拉带拖地弄到了御花园假山的夹缝中，借着夜色和假山的阴影藏了起来。

拖拽的动作太大，弄到了方亦瑜身上的箭头，一停下来她就疼得喘粗气。

我担心暴露。狠了狠心，把小臂横着举到她的嘴巴前：“咬着吧。”

方亦瑜神色复杂地看着我，最终摇了摇头，苍白的下唇已被她咬得渗出了血。

追兵的声音越来越近，我的心跳声也越来越大。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清朗熟悉的男声响起：“这边我搜过了，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脚步声渐渐走远，御花园重回安静，我壮着胆子探了头出去看了看，确认已经脱险，又把快要疼晕的方亦瑜弄回了房间。

清洗过伤口以后，方亦瑜问我为什么。

我泼了那盆血水：“我解释了你也不会信。”

她正咬着牙给自己缠上纱布。

我坐到她身旁，帮她绑好了衣带：“今晚我也不想打白工，我要给你三个建议。”

她一愣：“什么？”

“一是建议你弃暗投明，向周与行坦白一切。”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方才在御花园，他早知我们在那里，才会给我们打掩护。用不了多久，他就要找到我这里来了。你不解释清楚的话，我也要被你拖下水。”

方亦瑜垂下眼睑：“你方才不如不要救我。”

我摇摇头：“周与行不一样，他可以帮你，帮你摆脱控制。”

方亦瑜抬眸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希冀，仅犹豫了片刻，就点了头。

直觉告诉我，她也相信周与行可以帮她。

男主这该死的魅力啊.....

我趁热打铁握住她的手：“二是建议你放下对周与行的感情，不要再做无谓的投入。我知道你对周与行有感情，这样说很残忍，但你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你的人生也并不是缺他不可。一切结束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生活，而不是为了谁活着。”

我感觉得到，方亦瑜的手微微颤着。

“我也很抱歉，大概是我做错了什么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很多事也随之有了变化。”我叹了口气，“但是如今，我只想将错就错。”

方亦瑜抿了抿唇，合上双眼：“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虽然没有很肯定的回答，但已经能看出她的态度。

沉默了一小会，她开口问我：“那最后一个呢？”

我笑了笑：“三是，建议你务必采纳我前两个建议。”

房门被叩响，是周与行来兴师问罪了。

刚打开房门，我就被扯进了一个宽厚的怀抱里。

我原本以为周与行要怀疑我或者怪我的，可没想到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我好担心你”。

“我没事。”我拍拍他的后背以示安抚，原本准备的一堆应对话术都作废，顿了顿，只好直接向他道歉，“今晚我自作主张了，对不起。”

他埋在我肩上深出了一口气：“刀剑无眼，下次不要乱闯了。”

我点了点头，又问他：“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御花园里？”

“御书房失窃的时候，我也在议事殿，得知出事我就来看你了。”周与行狠狠地掐了一下我的腰，“你倒好！还会翻窗出去了！”

我沉默了，看来以后一定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做坏事，否则分分钟被抓包.....

又抱了好一会，他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我。

我对这种事情早已见惯不惯，回头一看才想起来...这个房间还有人在。

后面站着的方亦瑜已经十分尴尬。

我向她送出一个赔礼的笑：“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站在我身侧的周与行好像这会才见到方亦瑜，脸上那种柔情蜜意都敛了起来，换了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语气冷淡：“方亦瑜，你做了不少好事。”

我心头忽然一紧。

见惯了周与行待我的模样，却差点忘记原来这才是他原本的样子。

而他这种冷漠的语气，原本应该是我应该承受的.....

我对女主的愧疚又多了几分。

方亦瑜缓缓跪下：“我受人胁迫，替人做着违心之事，如今醒悟了，想请周大人给我一个机会。”

周与行眉头一挑：“你觉得我会信你么？”

我两只手握住他广袖下的手，挠挠他的掌心，向他小声道：“我信她是真心的。”

他转头看我，神色霎时软了些，带着恼意道：“阿意，你是不知道她在送你的补品里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一愣，望向跪在地上的方亦瑜，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些并不是毒。”她开口解释，“那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药，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让他们误以为我完成了任务罢了...余意一直待我不错，我并不想伤害她。”

我心里暗暗给她竖了个大拇指。

不愧是女主，果然深明大义心地善良！

我忙又捏了捏周与行的手，眼巴巴地看着他：“周与行，你就听听她的故事吧，好不好？”



不待他表态，方亦瑜又磕了三个头：“我如今也算是在周大人手上，如我所言有虚，甘愿领死。”

我看着她磕头，心里的酸楚和同情又多了点。

周与行看看我，又看看她，最终叹了口气：“先出宫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方亦瑜的伤只草草处理过，马车一路颠簸，我看着她咬牙坚持了许久，最后还是扛不住晕了过去。

周与行似乎不太高兴，一路都黑着脸。

我们到家时天光已经初显，他丝毫没有怜香惜玉地把方亦瑜扛到了房间，交管家通知段先生来审她，就径直把我拉回我原来住着的房间。

离开了这么久，这个房间却没有丝毫改变。

我给他脱下外套，顺势从背后圈住他的腰，轻声道：“别生气了。”

周与行深呼吸调整了一下，才回身抱住我：“要是你没有救她，想来这会我休妻的请旨都批完了。”

.....竟然是在气这个。

我不由得觉得好笑：“你休不休妻，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他不解恨地咬了一下我的唇，好像消了点气，“算了，跟你说了你也不在意。”

他想说的，我都知道。

一是我一直住在自己家，地方小人口杂，他嘴上说着不介意，但每天上朝来回奔波，有些辛苦；二则是外面有些流言蜚语，大意就是觉得我是个妖女，和离了还要勾引前夫，我倒是很不在意，这不过是演了出古代版回家的诱惑，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前者倒是好解决，我抬头向他许诺：“我即日就回来住。”

周与行脸上浮起一抹笑：“当真？”

“比珍珠还真！”我也忍不住笑出来，“可以好好听听方姑娘的事情了吗？周大人？”

“我对她的事没什么兴趣。”周与行拦腰抱起我就往床上走，“让段衡去审就行了，要做什么他心里有数，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自己身上看，最终定格在锁骨下面。

又来了又来了.....

天都亮了啊大哥，你不累吗？

周与行舔了舔唇，声音有些沙哑：“今晚是不是...还没有给温儿喂.....”

我本想撒谎骗过他，却忽然想起皇后今晚跟我说的一句醍醐灌顶的话。

要想给自己放个假，就得先想办法榨干他。

反正明天上朝的又不是我，谁怕谁。

我心一横，点点头，主动伸手环上他的脖子，他稍一低头，嘴唇就擦过我的鼻尖，暧昧的气息环绕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在我主动向他要第二次以后，他兴奋得动作都用力了许多，像是完全没有感受到累一样。

又是一通起起伏伏.....

黄昏时分，我揉着快断的腰把自己扔进了浴桶里。

说好的用魔法打败魔法呢？怎么感觉被榨干的是我啊！

门外又响起脚步声，有人推开了房门。

“阿意阿意！”下朝回来的男人脸上一丝疲倦都没有，甚至还带着期待，“我们今晚可以继续吗？”

.....救命，放过我吧周与行。

凡事都有个例外。

夜幕降临，前厅里，周与行一脸幽怨地看着坏了他好事的段衡：“若你问出来的东西不够分量，看我不宰了你！”

段衡深深向我拜了个礼：“若他当真要宰了我，还请夫人拦一拦。”

周与行忍不住揶揄他：“你倒是会找人。”

这段衡也是个有意思的人。

我抬起他的礼，笑了笑：“下次一定。”

“言归正传。”段衡恢复了常态，周与行伸手请他落了座，“关于方姑娘一事，我已查明，所言属实。这位方亦瑜本是城中一位富商之女，十年前，这位富商生意上突遭巨变，家道中落，方亦瑜被托孤给当时的礼部侍郎方知有，我们如今所知道她的身份，就是方知有的养女。”

周与行微微颌首：“此事并不是个秘密。”

“但是与之关系密切。”段衡往前探了探身子，“那方侍郎当时也算是年轻有为，尚未婚配，却收养了这么一个孩子，以至于后来终生未娶，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周与行皱了皱眉，像是在思考，我叹了口气：“那就意味着，根本不是托孤。”

“没错。”段衡点点头，“京城鲜有人知晓，那方侍郎有个怪癖，对幼女情有独钟，上上下下就收养了二十余个幼女。据传他被杀之时，家里还有个六岁的女童。”

段衡说得已经十分简略了，看书的时候，我看到方亦瑜回忆这段的时候直接气炸，恨不得冲进书里手撕方知有这个恋童癖。

周与行的表情更加凝重。

“那方亦瑜算是刚烈的了，被带回去以后始终不从，方知有只好将她圈养起来。到她十二岁那年，方知有觉得不能再等，想要对她用强，最终被她反杀，浑身上下刺了六十多刀，死状惨烈。”

周与行摸了摸下巴：“方亦瑜倒是个可塑之才。”

.....他的脑回路向来清奇。

段衡向他竖了个大拇指：“还真有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据她所说，杀死方知有以后，她力竭晕倒，再醒来时已不知被带到了哪儿，有人为她瞒下了一切，并秘密训练了她三年，她每次出任务或者返回，都有专人蒙眼带路，以至于她至今都不能摸清对方的身份。”

周与行问：“那些人怎么留住她的，下毒吗？”

“若是下毒，那还好办些。”段衡默了默，“他们把方知有手上养着的幼女全都带了回去，以此威胁方亦瑜给他们卖命。”

周与行一愣：“毫无关系的一群人，她这也肯？”

我白了他一眼，这才是女主重情重义的地方啊，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还能对有同样经历的人保有善心，美强惨实锤。

段衡点点头：“或许有些难以理解，但那些幼女于她而言，就如同亲人一般。如今她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他们威胁她，若是这次的事情完不成，就将她们都送到青楼里去。”

“完成了也未必能如她所愿。”周与行冷笑一声，喝了口茶，“说了这么多，她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段衡盯着他的眼睛，轻飘飘地吐出了三个字：“杀了你。”

周与行却并不惊讶：“倒也合理。不过话说回来，她来了将近一年，却始终没有对我动过手。”

我默默叹了口气，傻孩子，人家这是因为看上你了。

段衡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最终瞒下了真正原因：“那是因为她自知办不到，一直在韬光养晦。”

“那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我呢？”周与行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有些苦恼，“我好像也没树什么敌，立什么仇啊。”

段衡提醒他：“但你有个查了几年的案子，如今线索是愈发清晰了。”

周与行立刻心领神会：“余家贩卖私盐一案？”他忍不住看了我一眼，顿了顿，又开口补充，“能操纵皇上赐我小妾、又鼓动他给我扶正的人，实在不多，是不是太过明显了？”

段衡应该是觉得到了结尾，起身回道：“此案牵连甚广，我建议我们先摸清那些幼女所在位置，将其解救出来，避免伤及无辜。后再布局引蛇出洞，让他们自投罗网。”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说出原本属于男主的台词，内心受到极大的撼动。

不搞事业的男主，竟然迎来了专心搞事业的幕僚，实在是可喜可贺。

周与行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先去查幼女之事，至于这个幕后操纵之人，我心中有数，抽时间我再去会会他。”

段衡作揖告退，我趁机坐上了周与行的大腿。

他微微有些惊讶：“嗯？方才还说不要的，现在这么主动了？”

我双手环上他的脖子，笑着道：“大人仗义出手相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

周与行顺势把我搂得更贴近了一些，神色有些黯然：“阿意，我突然有点庆幸，之前查了你家的案子。”

我抬眸看他：“怎么说？”

他叹了口气：“若不是余家早已被铲除，恐怕昨晚你救下方亦瑜后就没法活着走出皇宫。若余家势力还在，我知道了这些事情，也很难不怀疑到你身上来。”

他其实说得在理，是他保全了我们家，也是他将我干干净净地摘出了这个案子。

“我懂我懂。”我由着他把我抱回房间，放到床上，“今晚我一定不喊苦不喊累也不喊停，您高兴就好！”

他用手指摩挲着我的唇，动作熟练得很：“不不不，阿意也要高兴，这样才好。”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可能是因为追查幼女的事情，段衡和方亦瑜走得近了许多。

方亦瑜爱吃甜食，段衡每次出去都要带些点心蜜饯回来，偷偷摸摸地送去房间给她吃。

敏锐如我，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女主美强惨惹人怜爱的设定，注定了到哪都能收获爱情。

周与行好不容易得了个休沐日，皇上还派人传诏令，说如今春暖花开，御花园景色不错，让他带着我进宫赏花。

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果不其然，我们一到宫里，周与行就被召去了议事殿，而我则见到了皇后的贴身宫女。

御花园里，赏花的只剩妃嫔，大家本来已经兴致不高，见了我来，更是无奈强打精神，势必要跟我寒暄几句。

其实真的大可不必...

温儿也被抱出来晒太阳，在我怀里待得安安稳稳，眼睛始终直直盯着我，我不甘示弱地回看她。

一个妃嫔凑上前来，啧啧叹了两声：“郡主生得委实精致。”

我笑了笑：“女儿大都像爹，要是生了个儿子像我，那就完了。”



奇怪的是，我话才说完，这位妃嫔脸就垮了，也没再跟我说什么，有些生气地走开了。

“我说错什么了吗？”我一头雾水地看向皇后。

皇后默了默：“二皇子是这位苏贵妃所生。”

二皇子？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是个长相过于朴实的皇子，没什么天家贵胄的英气。

我抹了把汗：“.....无心之失。”

皇后侧头，脸上挂着我再熟悉不过的八卦笑容：“据传，温儿刚封郡主的时候，她还为二皇子去求过亲。”

我抽出一只手握住她，用上了最坚定的语气：“先代温儿多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的好亲家。”

皇后忍俊不禁地拍了拍我的手。

我吸吸鼻子：“不过，这位苏贵妃身上的香气好特别，我还是第一次闻到这种味道。”

皇后颌首：“苏家是制香之家，据说苏家有一种香专供贵妃所用，旁人想买都买不到，想来就是你闻到的那个味道。”

制香？我好像又有点印象了。

这位苏贵妃出场时，也是因为身上特别的香气被女主辨认出来。而作为找出反派的关键线索人物，她的出现就意味着，真相已经不远了。

但我认出来没有用，得女主闻到她的味道才算是合情合理。

四处打量之际，我看见她位置上落下了一条手帕。

真是生怕我推不动剧情啊.....

我走过去拿起帕子，向皇后扬了扬：“容我带回去研究一下，这种香究竟是怎么制出来的。”

皇后笑着准了，又挑挑眉示意我看后面。

一双长臂直接从背后将我和女儿环住。

周与行微微颌首，下巴点在了我的头上：“微臣多谢娘娘。”

我有些奇怪：“你谢娘娘什么？”

他笑了笑，气息也打到了我的发上：“谢她帮我照看着你。”

我脑袋没转过这个弯来，他却不再给我发问的机会，立刻又道：“走吧，该回家了。”

在我的努力之下，方亦瑜顺利地通过这手帕上的气味回忆起了见妹妹们时闻到过的味道。

既然是苏家独制的香，那必然与苏家脱不了干系。

周与行和段衡几经曲折，借整顿商贩为由一口气查了苏家好几个香坊，才救出了这群少女。

但出人意料的是，被救出的少女多达四十余人，远超方知有所养的幼女数，且有同一个特点。

都是完璧之身。

也就是说，当年方知有其实并没有对她们下手。

四十几个少女养在周家，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得往外送。

想要自食其力的，我们就给了些盘缠，没什么自我保护能力的，就安排去火锅店打工，或者进宫当个宫女。

解决了这些少女的吃饭问题以后，才有精力想更深一步的事情。

首先是苏家香坊的蹊跷。

据解救出来的少女所说，在苏家香坊的日子里，她们的饮食行动都被严格控制，待遇倒也不算太差。但有个奇怪的要求，每日清晨都要在身体上涂上厚厚的油脂，整个人都要被裹在这层油脂里动弹不得，而到了夜里就有专门的人刮下来，收集上交。

这些所谓“专门的人”几乎都是男性，总会趁着这个机会揩油，女孩们不胜其扰，却发现这些人从不敢对她们用强。

苏贵妃所用的香，想必就是如此得来。

古人迷信，总觉得处子体香最是珍贵。

周与行却有另一个想法。

他觉得，或许苏贵妃所用的也不过是些边角料，他们真正要做的，是打着这个幌子高价卖出的催情药。

我突然想起他去花楼中了催情药那晚。

“所以那次你在花楼救了方亦瑜，却没有和她.....是因为你怀疑药就是她下的？”

周与行下意识地摇摇头，却又笑了笑：“你这样想，也不是不行。”

直觉告诉我，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段衡查到，苏家经营香坊之余，还暗中运作着几家暗娼。”周与行岔开话题，“朝中不少大臣除了明面上的生意，都还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以苏家为首联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暗线，药物、娼妓，甚至还有江湖组织。”

苏家这个京城首富，可真不是浪得虚名的。

但周与行也知道，这个庞大的黑市背后，必然还有人在。

第二件事则关乎方知有。

那些幼女全都是完璧之身，我也觉得有些困惑。

原文里的方知有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恋童癖，但好像在这儿，我把他想错了。

送走那些幼女时，有个妹妹悄悄地告诉我，他是个好人。

我三观都差点被震裂。

问了一圈我才想通，当年的方知有，喜欢的只有方亦瑜。

但他确实是一个偏执到近乎疯狂的人，因为得不到方亦瑜，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接济了和她身世、长相甚至当时的年龄都相似的幼女，养在家中。但方亦瑜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收集这些幼女的目的不纯。

.....其实也确实不纯。

那个小姑娘告诉我，方亦瑜刺死方知有的时候，她偷偷看见了。

她看见方知有在赎罪。

周与行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后，倒是难得地惊讶了一下：“那方亦瑜竟这么招桃花？”

我：？大哥你本来也是桃花的其中之一啊？

他实在是不太在意方亦瑜，甚至还补了一句：“可得让段衡小心点才行。”

我忍不住嘟囔一句：“原本小心的该是你才对。”

他向我挑挑眉表示自己听见了：“我一直都很小心啊，不是吗？”

.....不是小心我！

我叹了口气，没有接话。

周与行却兀自接了下去：“阿意，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好像知道很多事情，甚至...可以未卜先知。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忍不住想，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心里慌了一霎。

“但后来我又觉得，你是什么人都不要紧，待在我身边就好了。”  
他握住我发冷的手，“你想办成的，我都会尽力帮你达成。你希望我去做的，我也会依言去做。我只希望在你所看见的未来里，有我的存在。”

我心头一动，主动迎头上去吻了他。

他扶着我的头，吻得耐心又细致，好像在我的舌尖唇边注入了一泓清泉，缓缓地流到了心里。

我看不见我们的未来，但我势必要争取过来。

因为在收集苏家的证据，周与行最近每天都早出晚归。

我一有空就往宫里跑，一进宫就扎进皇后的宫里。

她是个很有趣的人，热衷了解宫内各种八卦，对每个妃子和皇上的故事都了如指掌。据她所说，她还写了个话本，偷偷地记录下了许多皇上的丢脸时刻，还是本畅销书。

和她做朋友，一点也不拘谨。

我甚至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原文里她竟然会没什么戏份，匆匆一笔与皇上感情深厚就被带了过去。

这样好玩的人，也难怪皇上这么钟情。

有天黄昏时分，七皇子硬是扯着我陪他玩，不肯放我走，就耽误了出宫的时间，却听门外传来一个很是轻快的声音：“阿意阿意，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你绝对想不到，是芙蓉楼的烧鸡！”

哎，这个周与行.....

我回头一看，却是一身黄袍映入眼帘，皇上手里提着一个荷叶包，看见了我，笑容顿时滞在脸上，连跨进门槛的脚都不由自主地停住了。

宋而安飞奔过去想要求个抱抱，却被自己的爹一脚踹了出门，稳稳地落在小宫女的手里，在哭声出来之前迅速被带离了现场。

这个动作熟练得好像发生了千百遍。

“阿...意？”我被惊得忘了行礼，“是在叫.....？”

皇后并没有太关心自己的儿子，笑着接过他手中的荷叶包：“你还不知道，没有旁人在时，他会唤我小名。我姓林，单名一个义字，仁义的义，与你的名重音。”

我心里莫名地开始就有些不安：“娘娘也喜欢吃芙蓉楼的烧鸡吗？”

皇后边拆边道：“是啊，打小就爱吃。皇上登基前，常常带我偷偷溜出宫去吃，周大人就负责付钱。”

皇上不服气了：“你说得好像我没有付过一样。”

皇后揶揄他：“那还是周大人付的次数多些，你每次就只会掏出一枚玉佩，拜托，哪有茶楼收玉佩的啊！”

“最后还不是赐给周与行当谢礼了嘛，你记这么久。”皇上不太乐意地嘟囔两句，“再说，他要娶妻的时候，我不还收集了一堆高门贵女供他挑，没有欠他的。”

“说到这个，还有些巧。”皇后略带兴奋地拍拍我的手，“周大人当时可是一眼就相中了你！原本还有人说你的名字冲了我的忌讳，得改，但周大人硬是力排众议，我也着实喜欢你这个余意悠长的名，就破例留了下来。”

皇上咬着鸡腿拆穿她：“是周大人一眼相中的吗？我怎么记得是你力荐的呢？”

皇后狠拍了他一下，向我赔笑：“别听他的。”

他们两口子在打闹，我却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瞬间被掏空了。



阿义，阿意。

我看着皇后那双满是笑意的眼睛，总觉得不是滋味。

在皇后看来的缘分，在我看来，好像有点过于巧合了。

我忽然有一个连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让以前的许多事情都变得合情合理。

见我不说话，皇上坐了下来，关怀了我一句：“周夫人不舒服？怎么脸色这么差？要不要朕传周与行来接你？”

显然，我打扰了这小两口的二人世界，皇上这是在下逐客令了。

我勉强露出一个笑：“我没事，只是才想起府中有些事要今日处理，二位慢慢吃，我先告退了。”

皇上喜逐颜开：“准了。”

皇后温婉一笑：“路上小心。”

我一路失神，内心闪过无数个念头。

大婚那天，我说他心里有人，他承认了。圆房那次，他低低地叫我阿意。赔礼道歉，他给我送芙蓉楼的烧鸡。偷换房间，他把我压在身下问我为什么不喜欢他...

他口中的阿意，真的是我吗？

我没有回家，转而去了火锅店，要了个变态辣的锅底。

余晖和阿欢一脸担心地看着我边吃边辣得掉眼泪，最终叫来了周与行。

烟雾缭绕，他坐在我对面，好像个陌生人。

我总以为自己开了上帝视角，就能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到底在想什么。但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原来寥寥几笔根本就没办法说得清楚。

我不懂他了。

桌上还有只他给我带过来的芙蓉楼的烧鸡，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阿意。”他奔波一天，却还是耐着性子问我，“你今日进宫，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知道这种时候不该耍小性子给他涂添麻烦，但还是忍不住矫情一番：“不要再叫阿意了。”

周与行一愣：“为什么？”

我抹抹脸上的眼泪，辣得红肿的嘴几乎没了知觉：“我怕你分不清。”

周与行定定地看着我，思索了一下，好像明白了什么一般，最后笑了出来：“阿意，我分得清。”

我不由得停下了筷子，和他四目相对。

他可以这么快地反应过来，就意味着他极有可能是对林义有过什么的。

可望向我的那双眼睛里，又是真真切切地含着情意的。

他坐到我身侧，用袖子给我擦掉了额头上的汗，柔声道：“你想多了，所以吃醋了，是不是？”

我没有接话。

“虽然会有些困扰，但我还是很喜欢阿意吃醋的。”周与行伸手揽住我，把头枕到我的肩上，“可吃醋归吃醋，还是得让我知道为什么，我才好对症下药把你哄好，对不对？”

一切真的都只是巧合吗？

我低下头去看，肩上那张好看的脸还带着倦意，长长的睫毛覆在眼睛上，嘴唇微抿，一副坦然自若的模样。

或许真的是我想多了吧。

我轻声向他道了个歉：“对不起。”

他直起身来，飞快地在我嘴边亲了一口，然后立刻捂着自己的嘴“嘶”了一声：“当真是辣！阿意，快别吃了，明天要拉肚子了！”

我破涕为笑。

周与行给我扯了个烧鸡腿，面带愧色：“近来太忙，忽略了你，让你多思了，我也有不对。今日就想着要给你带点爱吃的回家，却被皇上的人发现我在芙蓉楼排队，硬是传话坑我给他多买一份，真的是……”

他越说越气，一拍大腿给我许了个承诺：“改天我把芙蓉楼的厨子挖回我们家，专门给你做，让他宫里那个心肝也吃不上，好不好？”

我啃着放凉了的烧鸡腿，眼泪又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想通了。

不论过往如何，在这仅剩的一点篇章里，他待我好、对我有情，那就足够了。

人生苦短，他是不是有个白月光，我实在是不该在意，也不能在意。

周与行见我又哭了，手忙脚乱地拿了方帕子给我擦眼泪：“还不信吗？再不信的话我只能把你硬扛回家，我们今晚床上见分晓了。”

听他泰然自若地说出这么没皮没脸的话，我忍不住用蹭满油的手锤了他一拳，又哭又笑：“你倒是扛！”

他蹭蹭我的鼻尖，叹了口气：“扛着多硌啊，不如换个姿势？”

我再来一拳：“那你自己想办法。”

下一秒，我就被抱了起来。

只见周与行粲然一笑：“得令！”

出乎我的意料，没过几天，周与行真的花大价钱把芙蓉楼的厨子聘到家里来了。

只不过没请动那个做烧鸡的，而是请来了他的小徒弟。

但这个厨子做饭也属实好吃，每天都变着花样地提我的胃口，没过半个月，我肚子上就长出了几两肥膘。

周与行有次摸到了我肚子上的肉，不由得一惊：“阿意，你不会又怀了吧？”

我十分苦涩：“……虽说性质不同，但这笔帐的确都可以算到你头上。”

他默了默：“要不把厨子辞了？”

我挺直了腰杆：“你敢？”

周与行悻悻摇头。

其实何止是我，连方亦瑜也被喂胖了不少。

家里的厨子做饭好吃，段衡又常常给她带甜食，饶是自制力再强的人，都没办法在这种糖衣炮弹下杀出一条血路。

她不止一次地和我探讨减肥大计，最终往往以我们两个都去买了更宽松的新衣服收场。

眼下苏家的证据收集得差不多了，我又见到了十分熟悉的场景。

大臣们在周家进进出出，但还是非常没礼貌，见了我也从不打招呼。

在他们的眼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祸水，明知周与行有正妻，还要死乞白赖地待在周家勾引他，害他夜夜笙歌，无心政事。

他们看不起我，很正常，我也不奢求这些分惯了尊卑的人有什么改变。

但周与行不是。

他看到我向大臣们行礼而没有收到任何一个回应，很是冲动地把为首的一个拎了起来，让他给我赔礼道歉。

我看着那个年过半百被吓得一脸煞白的大臣，忙劝周与行算了。

“不行。”他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得非常在意，“他们在侮辱你，我不能忍。”

我叹了口气，拍拍他的手：“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习惯了。”

要是真的不能忍，从前他看见的时候，就该为我出头了。

他脸上浮起一抹愧色，突然松开了手，周身都环绕着低气压：“你们先走吧，今日是我的过错，我向各位道歉。”

那位老臣惊魂未定地拍拍胸口，忙向我们行礼告退，还不忘给我作了个揖致谢。

.....害，真是太客气了。

众人散去后，我双手环住周与行的腰：“别生气了。”

“阿意。”他神色不明，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你为什么生气？”

我笑了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生而平等？在我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应该互相尊敬的，和身份、地位、权势都无关，大家一身赤裸地来，也都终将化为一抔黄土，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清楚并没有因为家道中落而比他们低等就行了，至于他们的想法，我不认可，自然也无需理会。”

周与行喃喃道：“这就是你的世界吗？人人平等？”

“也不完全平等。”我有些感慨，“也有贫富悬殊，也有权色交易，但那个社会的尊卑观念被冲淡了很多，女孩也能读书做官，婚恋自由，有法可依，算是相对平等。”

来都来了，我总得把先进思想传授传授。

反正周与行早就猜到我可能不是原本的余意，那不如我主动坦白，要是到了大结局我真的被迫离开，他也好有些心理准备，能有个合理解释。

他没有接话，却更紧地抱住了我。

段衡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个头来，角度刁钻地打断了这个拥抱：“大人，你再用力一点，夫人大约就能被你勒死了。”

周与行松开我，给他翻了个白眼。

我暗自好笑，这个段衡要是这样讨好方亦瑜，估计这辈子都追不上。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周与行理好了衣襟，“苏家小动作颇多，再拖就等不及了。”

段衡作揖道：“一切都准备就绪，只待大人发号施令。”

我多嘴问一句：“这是要做什么？”

周与行看着我笑了笑：“阿意，原来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我：.....我就不该问。

最后结局这里我都是飞速划过只看男女主感情发展，故事情节根本就没太在意，所以只知道个大概方向...

可现在男女主感情都没有发展，我简直完美避开了考试范围，还要被老师问“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而且来了这么久了，我的记忆都慢慢变得模糊了，手上又没有原文可以时时复习，几乎已经成了闭眼玩家。



我正想着怎么反驳周与行，段衡就恰到好处地补了一句，给了我一个台阶：“夫人听属下一句劝，知道太多也没什么好处。”

嗯，相当于隔壁班的老师补了一句：其实这个知识点超纲了，会的人全都按作弊处理。

我愿称段衡为第一届最佳贴心小棉袄获得者。

他们口中的事情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早前救出那些少女后，方亦瑜就被单方面切断了联系，那边大概都已经清楚她叛变了，也再没筹码能继续利用她，只好吃下了这个哑巴亏。

很荣幸地，我们的女主和我已经是价值相当的边缘人物了。

然而女主毕竟还是女主，她遍布各地的小姐妹们给她传来了消息，苏家有一批暗娼即将运进京城。

周与行他们所说的“再拖就等不及了”，大约也是指这件事。

决战一触即发。

皇上明里暗里地帮衬着周与行，给他调了不少兵马，甚至还给了几个影卫暗中保护他们。可周与行似乎不太需要，大部分兵马都被安置在府上待命，影卫也都领命来保护我和方亦瑜。

他们的行动安排在沐日，暗娼预计到位的这一天。

不巧的是城里正在办花灯节，街上人头攒动，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以烟花为信号，届时府中兵马悉数出动，将参与交易的人一网打尽。

周与行和段衡天黑前就出门了，天色完全暗下之后，我放心不下，去了方亦瑜的房间，却只找到了一张便笺。

“城南白蔷薇花田，性命攸关，见字速往。”

便笺上有被戳破的洞，应该是某个人用尖锐的东西刺穿后投入房间给方亦瑜的，而她应该是非常熟悉这个字，又或者说写字的人的行事作风，所以立刻依言动身。

然而我只怕这是个陷阱。

好消息是府上保护方亦瑜的影卫也跟着同去了，坏消息是他们影卫之间的联系也失灵了，无法得知对方是否顺利或安全。

我手无缚鸡之力，跟着去也不过是白白送人头，眼下最好是想办法通知到周与行或者段衡，看看是否能抽出人手前往照应。

而在我这里，能使唤得动的，也就只有一个影卫。

他有些为难：“属下领命保护夫人，贸然离开，恐夫人安危难保。”

我急了：“我在府里有什么危险的？你快去找他们，大概率会在黑市，暗娼的交易都在那里完成。”

他一愣：“夫人怎知……”

“来不及解释了！”我推他一把，“你快去快回，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会有半点危险。”

我话音刚落，外头忽地就炸开了几朵烟花。

府上兵马鱼贯而出，我忽然有种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们做的这些准备我都不知道，当真就万全了吗？会不会有被发现的可能？是否留好了后路？

事到如今，我才开始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好好问清楚。

影卫见了烟花，眉头微微一皱，立刻向我作揖：“请夫人留在府中，属下即刻就前往查看情况。”

我使劲点头，示意他快点。

在这个世界里，余意就是个可有可无的配角，那些人都未必瞧得上我，更别说抓我了。

事实证明，我想的完全正确。

忧思过重，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独自在房间坐了几乎一夜。

整夜风平浪静，直到天光初显之时，影卫回来了。

他受周与行的委托来传话，他们已经一举抓捕了苏立生等十余位大臣，如今正押运进宫复命。但不妙的是，有一个人没出现在这场交易之中，让我继续留在府里，切勿离开。

我稍稍松了口气，精神缓和了些许：“那方姑娘那边呢？一夜了，可有消息，可派人去了？”

影卫默了默：“暂未联系上。段衡大人本想抽身前去，但昨夜与贼人缠斗之时负了伤，如今也被送进宫医治了。周大人派去查看情况的几个人，回来报告称，白蔷薇花田并没有发现方姑娘的踪迹。”

“段衡受伤了？”我脑子一片混沌，只抓住了这个信息点，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周与行被砍了一刀的画面，脊背都发凉了，“那周与行还平安吗？”

影卫点头：“周大人武功高强，一切顺利，不曾受伤。”

还好，还好。

我静下心来，凝神好好地回想了一下原文的情节，如果说还有个人没有去交易，那这个人或许就是把方亦瑜约出去的人。

而原文的最后，方亦瑜为了赎罪，好像还杀了一个人，也是为此，周与行才用功绩相抵，最后和她归隐山林.....

那她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杀完了人，所以那个人才没能出现在交易里？

我不能再等了，我得出去找她。

初晨时分，街上流动的人也不少。

影卫本来不想让我出门，但还是拗不过我，加之担心同僚安危，最终还是向宫里传了信，又隐匿了行踪陪我出去。

幸亏早前无聊学了学骑马，不然靠腿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城南。

这片白蔷薇花田是苏家的产业，制香者善用花，那人有把握将方亦瑜引到花田这里来，必然十分熟悉这里的情况，或许又察觉了影卫的存在，所以才临时转移了另一个地方。

那既然都是苏家的产业...

我顿时有了一个想法，为了减少原材料运输成本和损耗，工厂一般会设置在原材料产地附近。鲜花易枯，这里附近必然会有个香坊，将心比心，我会觉得那里是最好的转移场所。

我问影卫：“苏家最近的香坊在何处？”

影卫答道：“花田往东五里，就是专门制白蔷薇花香的香坊。只是这个香坊早前已被周大人他们查处，如今已然荒废了。夫人是怀疑.....”

“没错。”我斩钉截铁，调转了马头，“大概率会在那儿，带路，我们过去。”

一路顺畅，我们没花多久就到了香坊门口。

里面一片寂静，但我依稀能听到女人的哭声。

犹豫了一下，我向影卫小声道：“你留在外面等我。”

“可是——”

“别可是了。”我打断他的话，“你也听见了，里面没有打斗的声音，方姑娘应该还活着，一旦有什么，我立刻叫你就是。”

不待他回答，我就提起裙摆推开了门，一阵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血腥味，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有人死了。

影卫显然也闻到了，把我刚才说的话都抛之脑后，先我一步跨了进去。

我叹了口气，心里明白已经无法阻拦，只好跟在他后面。

越往里走，血腥味越重，女人的哭声也越来越清晰。直到我们走进了一个小房间，我看见了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忘记的一幕。

门口被一个僵直的物件挡住，影卫用脚试探着踢一踢，那个物件转了个面，一张男人煞白震惊的脸映入眼中，他的瞳孔放大，七窍流血，身上还有不少个用匕首刺穿的洞，上面已经附着着一些白色的小虫子，在创口附近蠕动着。

暗红色的血流了一地，有些甚至已经干涸，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那个场景实在是太过震撼和恶心，我连男人的脸都没有看清，就忍不住冲出去吐了。再回来时，尸体已经被移到了一旁，那股恶心的气味也被香料的味道掩盖了些许。

方亦瑜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身体靠在柜子边，手上还握着一把匕首，脸上身上全是血污，见了我们，立刻举高匕首警惕起来。

另一边，则是被打晕了的影卫。

“是我，余意。”我强忍着再去吐的冲动向方亦瑜亮明身份，脱下身上的披风，慢慢地靠近她，“别怕，我来带你回家。”

方亦瑜像是清醒了些，缓缓放下匕首，那张好看的脸布满了血迹和泪痕：“余意……”

我赶紧过去取走匕首，以免她再次伤人，而后把披风围在她身上盖好：“是我，是我，没事了，结束了。”

她带着哭腔：“他说要把我杀了方知有的事情公之于众……”

我默了默，先是看了一眼那边在照看同僚的影卫。

他察觉到我在看他，皱了皱眉，低声道：“别看我，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松了口气：“方姑娘，你记住，是这个人想要强暴你，你出于自卫，才失手杀了他的。这个影卫也是他打晕的，与你无关。”

影卫忍不住提醒我：“夫人，你有没有看清那个人是谁？”

我实在是不敢再去看那张七窍流血的脸，直接回问：“到底是谁？”

“是张公公……”方亦瑜抢在了前头回答，紧紧抱住我的手，“这么久以来，一切都是他在操纵，是他让我接近周大人，是他让我杀了周大人，我……”

她话没能继续说下去，就已经被影卫一手劈晕。

我抬头看他，这人一脸无奈：“抱歉，属下并不想知道这么多。”

……好吧。

我又把方亦瑜盖严实了一些，她的哭声渐息，整个人都战后脱力一般靠着我，连头也安心地埋在我的双腿上，呼吸逐渐变得均匀。

她昨晚……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啊。

我正想安排一下后面的事情，只听见外面响起了脚步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来：“阿意，你在这里吗？”

是周与行！

我喜出望外，忙高声回应：“是我！我们在西侧小房间里！”

一串脚步声匆匆靠近，周与行捂着鼻子第一个冲了进来，把我拉起揽入了怀中。

此时此刻，真的没有什么味道能比他身上的气息更令人安心。

周与行恨不得把我的头都揉进了他的胸前，侧过头看了看地上的尸体，叹了口气，摸着我的头发安抚道：“阿意，你受惊了。”



好几个人又进了房间里，周与行直接竖着抱起我，让我双腿圈在他的腰间，始终把我的头埋在他的胸前：“我们先回去。”

“可是方亦瑜……”我想要抬头，却又被他按了下去。

他的声音带着令人安心的冷静：“段衡会处理。”

我把头深深埋下，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

紧绷了一天的神经在遇见周与行后彻底放松，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意识的，在他怀里只觉得隔绝外界，异常安心。

再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周与行坐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底一片乌紫。

算下来，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我大大地伸了个懒腰，企图用一个假动作把他拉到床上按住睡一觉，却被他稳稳钳制住双手。

他目光涩涩地看着我，声音都还有些颤抖：“阿意，你知不知道我会担心你。”

我迎上他的目光，看着他这副样子实在心疼：“对不起。”

他用鼻尖蹭了蹭我，叹道：“我好害怕失去你，但又总是拿你没办法。”

我露出一个没心没肺的笑，在他退开的时候迎上去亲了他一口：“那如今没事了，你要不也睡一下？”

周与行眸光一暗，喉结上下动了一动，伸手就开始解我的衣带。

.....我口中的睡一下，真的只是字面意思的睡觉啊！

饶是连续奔波了两天，也丝毫不影响他对这件事的热情。

周与行，身体力行地证明着自己很行。

我好歹比他多睡一会，精力比他好一些，完事以后还能起得来床去吩咐厨子给他做点宵夜。

我算是明白了，这人就是得从房事里找安全感，好像只有那样，他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我的存在。

月色上了梢头，我把宵夜端回房间时，他已经睡着了。

明明已经是强弩之末，还硬要整活，该他累得不省人事。

我暗自好笑，放下了宵夜，也坐在床边撑着下巴看他。

原来看着一个熟睡的人，是这种感觉。

心里会痒痒的，忍不住从发梢开始一点一点地观察，手也会按捺不住，轻轻触上温热的皮肤，而后沿着轮廓滑下，眉毛、眼睛、鼻子、嘴唇、喉结，精致的五官拼凑成他这张令多少人一见倾心的脸蛋，真是让人羡慕。

我还在专心致志地胡思乱想，滑过他喉结的手蓦地被握住，那双装了星河的眸子睁开看我，薄唇扯出一个笑来，声音还有些沙哑：“怎么，还想要吗？”

“你歇着吧。”我没好气地推推他，“我让厨子做了点东西，你有没有胃口？”

周与行点点头，起床穿衣，却始终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开。

我笑他：“你是打算把我也穿进去是不是？”

他佯装生气瞪了我一眼：“要是可以，我恨不得把你揉进身体里时刻带着。”

家里的夫君占有欲太强，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我看着他风卷残云般扫完了桌上的食物，心里也安稳了点：“现在情况怎么样？”

周与行默了默，只吐出两个字：“在审。”

苏立生等人自然是不必担心，铁证如山，他们不能不认。我担心的是方亦瑜，她杀了皇上身边的人，而这个人又没有出现在这场交易中，光凭她的一面之词，想来是没有办法令人信服的。

我试探性地问他：“那方姑娘...？”

周与行叹了口气：“我说的就是她。”

段衡在四处奔走，希望能找到当天的一些目击证人，证明方亦瑜是受到了威胁，出于自卫才反杀了张公公的。

我也想起手上有几样证据。

一是方亦瑜收到的便笺，上面的字迹可以用以比对，看看到底是谁把她约了出去；二是她手上的那把匕首，如果能对上便笺被戳破的洞，那就更能说明凶器也不是她的，她是自卫，并不是蓄意谋杀。

周与行拿到证据的时候，还是有些不解：“阿意，我想问很久了，你为何要三番四次地帮她？”

个中原因，其实我也说不上来。

大概是因为愧疚。

以她自己的力量，自然能够化险为夷。但在原文里，周与行的存在则可以让让她少吃很多苦头。

而如今我抢走了他，让她失去了庇护，反比原来更苦了。

我再不帮帮她，内心实在是过意不去。

面对周与行这个问题，我只能给他一个模糊的回答：“因为她是可怜人，而我原本也会是。”

他想了想，反问我：“你的意思是，你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东西？”

我笑笑贴近他两步：“也不能这样说，因为那是个人，他是自由的，他从来不属于谁。包括现在，他其实也不属于我。”

周与行一副明了的表情，伸手揽过我的腰与他贴紧，低头啄了啄我的唇，带着些许诱惑的意味道：“不，他属于你，心甘情愿地属于你。”

他的柔情蜜意总是坚持不过三秒，因为腹下有什么东西顶到我了.....

我脸都涨红了，愤愤锤了他一拳：“现在是白天！”

面色也有些泛红的男人将我横抱起来，勾唇一笑：“无碍。”

真怕他哪天纵欲过度.....

傍晚时分，周与行带着我进了宫。

他倒是精神头很足，但我近来实在是被他弄得严重缺觉，一脸疲惫。

皇后见了我，也不由得关心问脸色怎么这么差。

我幽怨地看了周与行一眼，她就什么都明白了，捂着嘴笑道：“难怪一直不肯把郡主接回去。”

讲道理，宫里毕竟有带小孩的专业人士，其实我也不是很想接回去自己吃苦.....

殿里其余人都被屏退，只有我们四人在。周与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给了皇上，包括方亦瑜反杀方知有的所有内情。

我很久以后才反应过来，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铁证如山也比不过天子生杀予夺的一个念头。

皇后听了方亦瑜的遭遇，也不免有些唏嘘：“如此长大成人，还能有此心境，实属不易。”

“可她手上毕竟有两条人命。”皇上语气却有些冷漠，“一个是礼部侍郎，一个是御侧宦官，不论杀了她哪一个，都是在挑衅天家威严。”

周与行看了我一眼，神色复杂地摇了摇头。

皇后拍了一下皇上的肩，笑了出来：“你一说这种话，接下来就是要坑人了。”

“哪里算是。”有皇后开口，皇上语气稍稍有所缓和，“不知周爱卿愿不愿意与朕做个交易？”

周与行又看了我一眼，倒像是在征求意见。

他心里对这个所谓的交易早就有了数，之所以带我进宫，也不过是想让皇上再做一次这个恶人而已。

我无奈地接过他的眼神：“皇上若是想留下周大人，又何须如此费尽周折。”

整个事情和以前有了很本质的区别。

我早就和周与行商量好，铲除苏家势力后，就辞官到江南去。可皇上还是想让他留在身边辅佐朝政，依我看来，他的心也还在朝堂。如今出了方亦瑜的事情，天子的意思是，只要周与行不辞官，就将一切清零，让方亦瑜离开京城。

这简直就是给我下的一个套吧.....

但好歹剧情还在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本大女主文，女主最后远离喧闹纷扰，或许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周与行，由他去吧，我管不了了。

末了，周与行又作了个揖：“除了此事，微臣还有一个请求。”

皇上眉毛一挑：“准了。”

“可微臣还没说是什么.....”

皇上微微一笑：“不就是还给余氏一个名分，有什么难的。”

周与行抿抿唇，低头掩饰住了白眼：“.....皇上明察。”

皇上显然知道他想求什么，这是故意抢在他前面驳了回去。

回家路上，我问了周与行究竟想求什么。

他脸上难得地出现了作为父亲的深沉：“我老是瞧着宋而安那小子缠住温儿不放，其实是想请旨做他的老师，借机亲自先揍他一顿，让他知道岳父不是好惹的。”

我直接一手揪住他的耳朵：“七皇子哪里不好了？”

周与行捂着耳朵，立刻察言观色转变风向：“好，上等的好，天之骄子！”

.....敢打我女婿，同归于尽吧。

这次能够顺利拔除我朝一大腐朽，段衡也功不可没。

朝廷原想招他入朝，奈何出了方亦瑜这档子事，而两人都已下定决心双双归隐，致使我朝痛失一员大将。

不过，女主最终也算是有了个好归宿。

送他们二人出城的时候，我特地捎了两包火锅底料，把方亦瑜感动得一塌糊涂。

花了一点小小的功夫，大幅提升了女主的好感度，还收获了长线联系方式，这波不亏。

然而，我并没有高兴得太久。

京中又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传闻圣上宠臣周与行在正妻暴毙后立即就将前妻迎了进门，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是否有什么猫腻，人人都说我们一个负心汉，一个狐狸精，简直是绝配。

外人不懂，我也没有多在意。

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买东西时，被无缘无故地扔了一把烂菜叶，转身看见一个小孩，当众指着我骂了声“狐狸精”。



我一脸懵逼地看着小孩的母亲将他带走，只觉得裙摆上菜叶的汁水异常惹眼。

就是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有些难过。

小如孩童，都已经接受了这些流言蜚语，表达厌恶的方式甚至比成年人更为直接。

回到家时，周与行十分眼尖地发现我的裙子弄脏了，问我怎么回事。

我犹豫了一下，只说是我自己不小心沾上的。

大概是察觉到我情绪低落，他没有继续追问，转去厨房让人做了一桌我爱吃的菜。

可我还是不太开心。

席间，我们家的门突然被叩响，管家来报，有位大臣带着自己的小孙子上门，自称要来找我赔罪。

饭也没吃上，白天那个朝我扔烂菜叶的小孩已经被自己的爷爷拎着进门，脸上一副担惊受怕的表情。

来的这位大臣我眼熟，上次周与行因为大臣们瞧不上我发火，就是揪着他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拎了起来，我当时劝了一句，他临走时还朝我行礼致谢。

怎么他的孙子……也一脉相承地不待见我呢。

周与行打量着这爷孙二人，又看了看我裙子上的污渍，瞬间就明白了。

老爷子端端正正地向周与行作了个揖，然后对他的孙子怒喝一声：“跪下！”

小孩腿一软，立刻就跪倒在地。

我忙伸手去扶，却被老爷子拦住：“夫人莫要心软，这小崽子在私塾里听了些风言风语，竟敢当街对夫人不敬，这是他该受的罚！”

他的最后一句特地咬重了些，吓得小孩不住地磕头，边磕还边给我道歉。

我哭笑不得，还是伸手将磕破了脑袋的孩子拉了起来：“有什么话，站起来才好说。”

周与行冷着脸看着他，这孩子一抬头对上他的目光，立刻又畏畏缩缩地低下了头。

“这么凶干嘛！”我拍了拍他的手臂，转又向那位大臣道：“小儿无辜，真正有罪的是那些传谣的人。周大人他如今位高，有心人妒忌要使什么手段，我们其实也很难拦得住。我倒是不打紧，希望大人回去也好好教导小孙子，凡事要三思，切莫听信片面之言。”

小朋友呆呆地看着我，似乎没想到这件事会这么简单地结束了。

老爷子也愣了一愣：“夫人不气？……”

我看了一眼周与行，给出一个笑来：“说不气，那是不可能的。但你们都上门赔罪了，我要是不给你们这个面子，岂不是显得周大人也很小气？”

周与行摸摸我的头，叹道：“还是我夫人大度。”

我正想开口接下他的话自夸一下缓和气氛，只见那个小孩主动又跪下磕了个头：“夫人，对不起。”

这城里不知有多少个人骂过我狐狸精，最后却仅他一人向我认认真真地道过歉。

我笑开来：“起来吧，原谅你。”

爷孙俩又反复道了几次歉，在我不知道第多少次说原谅、没事之后，才勉强安心离开。

周与行看着我，神色始终复杂。

吹了蜡烛，今晚他似乎格外照顾我的情绪，动作轻柔，不疾不徐，让我在这个间隙都有时间想点别的。

想得太多，我忍不住要问他：“你说，他们来向我道歉，到底是真心实意的，还是因为害怕你的权势？”

周与行惩罚我的不专心，故意深入了一点：“我倒是希望他们害怕我，怕得不敢传这种谣言。”

我轻轻地哼了一声。

那就是在他看来，这爷孙俩也是真心道歉的。

这座城里认可我的人多了两个，心情好像忽然又好了些许。

皇后给我送了一份礼物。

她之前偷偷摸摸写皇上那些丢人的事，出了本畅销书，书名叫阿黄糗事，这会卖到了第一万本，很是有心地在扉页签了个名，把这本书送给我做个纪念。

阿黄糗事，听起来怎么这么像一条狗...

另外，出乎我意料的是，皇后还出了一本未完结的新书，就叫做《不行》。

虽然改名换姓，身份设定也修改了不少，但不难看出，这写的是我和周与行的故事。

书里的男主爱上了自己盲选的妻子，但又为了社稷忍痛告发岳父，抄了女主全家，女主伪装堕胎离开，男主日日思念，开启了追妻火葬场.....

这是在皇后看见听到的，关于我和他的故事。

这个书名起得有趣，我和周与行一切的纠缠，好像就始于这两个字。

有次去余家火锅店，我看见阿欢手里拿着一本，正看得津津有味。

见我来了，她晃晃那本书，看得意犹未尽：“小姐，你知道吗，你被写成书啦！”

我用食指点了点她的额头，忍不住笑她：“你还记得周与行不行的消息是谁传出去的吗？”

阿欢十分肯定地摇摇头：“那必然不是我，姑爷这么行，全周府都知道。”

我看着她真诚清澈的双眼，悟了一个道理。

记性不好，有时候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好像也正是因为皇后的这本新书卖开了市场，京城里越来越多人将这个故事和周与行对上了号，大家突然觉得，好像现在这个周夫人，也没那么像个狐狸精。

这座城里认可我的人，忽然多了好多好多。

我特地进宫去感谢皇后，捎了两包火锅底料，和一桌子打火锅用的菜。

热气蒸腾而上，皇后被辣得香汗淋漓，却始终坚持糊弄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皇上最近行为收敛了好多，我都没素材可以写了。周夫人，你很介意吗？不过你介意也没有用，我还是要继续写的，催更的人太多了……”

我好心地给她递了杯茶：“倒不是介意，但娘娘这样说，我应该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皇后将整杯茶一饮而尽，叹了口气：“周大人不让我告诉你的。”

“因为他硬要加床戏吗？”我抹了把汗，“他是不是向你描述得过于细致了……”

皇后嘴唇都被辣肿了，但笑得十分开心。

看来是我猜错了。

那些床戏，是她艺术加工的成果。

吃饱喝足后，皇后换了身衣服，又洗了把脸，把辣意都压了下去，才勉强向我透露：“前段时间我写阿黄糗事的事情被周大人发现了，他以此要挟我，让我再写一本，他好留作纪念。”

我默了默，竟是这层原因吗。

“当然不止这个原因。”她看着我笑了笑，“主要还是得知你受委屈了，他看不过去，只能出此下策。”

我忽然想起，很久之前，他是有谋划过让我合情合理地恢复周夫人这个身份的。

只是我当时一心想要救下方亦瑜，反倒坑了自己一把。

皇后说：“周夫人，周大人待你，其实比书里写的还要好一些。”

我鼻子一酸。

其实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我忽然很想见到周与行。

我站起向皇后行礼告辞，她笑咪咪地让我转身，一回身，我就撞进了一个熟悉的怀抱里。

轻快的男声响起，却带着些埋怨的意思：“说好的替微臣保密呢？”

皇后笑道：“周夫人聪明，你自己也清楚瞒不住的。”下一句是对我说的，“周夫人，你若是得了空，就多进宫来陪我聊聊你们的事情，我好积累素材啊。”

周与行低低同我咬耳朵：“别听她的。”

我抬头去看他的脸，忍不住在他侧脸亲了一口，揶揄一句：“周与行，这个书名是你起的吗？”

周与行脖子都红了：“我行不行，你还不清楚吗？”

清清楚楚，恐怕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拜别了皇后，我向周与行提议，弃了马车走路回家。

他略略惊讶，却还是顺了我的意。

夕阳落在长长的甬道上，周与行牵着我的手，十指相扣，不时地就转头看我一眼。

在他第不知道多少次看我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揪揪他的脸：“你在看什么？”

他试探性地把脸往我跟前凑了少许：“阿意，你不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

我笑了笑：“我该谢谢你才是。”

他立刻摆摆手：“夫妻之间，何必言谢！今晚若是阿意能够比往常配合一点，为夫更是感激不尽。”

我朝他眨眨眼，在太阳快要被城墙遮过的那一刻，踮起脚尖，吻住了他。

他微微弯着腰迁就我的身高，双手捧起我的脸，细致又温柔地探遍唇舌间的每一个角落。

一切恍如隔世。

末了，周与行背着走累了的我回家，边走边不住地叹气：“阿意，要不还是把厨子辞了吧，我快背不动你了。”

我一拳捶在他的背上，以示抗议。

余生绵长，我和周与行，恐怕至死难休。



(正文完)

---

番外一

十五岁那年，我结束了戎马生涯，回宫复命时第一次见到林义。

她是宫闱里难得一见的一抹亮色，常伴皇上身侧，遇到开心的事就欢呼雀跃，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情，她也总能做到与众不同。

大概在军中待得太久了，她是我第一个动心的女子。

但与此同时，我又十分清醒，她与皇上早有婚约，即便我再努力，也不可能从天子手中将人抢过来。

皇上是我的伯乐，与我年纪相仿，是他将孤苦无依的我收入了军队，给了我无数个送命立功的机会，让我排除万难，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他希望我走的路上。

他虽是少年，但远比我沧桑。

林义爱偷偷溜出宫玩，爱吃芙蓉楼的烧鸡，我经常受皇上之托提前排队，顺便负责善后工作。

他对林义好，我也顺水推舟地掺了点自己的心思在里面。

林义被立为皇后的时候，大概因为是早有这个心理准备，我其实没有很难过。

皇上婉转地提了许多次让我成亲，我屡次三番地找借口推脱，皇后笑说我是个木头。

直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我才完全死心，考虑娶妻。

选了余意，不知算是天意还是人为。

皇后一眼就相中了她，皇上也颇为认可，因为余家是他早早定下的肃清朝堂的切入口。

我没有拒绝。

据闻这位余小姐十分喜欢我，想了无数办法出现在皇上为我选妻的名单里，她一定不知道，这其实是个天大的圈套。

新婚夜，我没有揭她的盖头。

一场注定不能持久的婚姻，我不打算给她太多希望。

但她说，她逃了几次婚？.....

她没有乘人之危？.....

她还散播谣言，我不行？.....

新婚没几日，我被朝中不少八卦的大臣围住，苦口婆心地给我推荐了独门偏方，实在是气得不轻。

回到家，她还冷嘲热讽，说什么凭什么好东西她不能吃，给我的怒气平平又添了一把火。

我去了花楼，但酒杯里倒映出来的，是她的模样。

不得不承认，某种程度上，她不仅是名字和林义巧合，就连性格，好像也天方夜谭般地有些像。

如出一辙的清澈，如出一辙的.....不是特别爱惜脸皮。

后来我才知道，我很有可能是中了药，所以才会有这种莫须有的想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赶紧回家，做些该做的事情，也好证明一下我自己。

她在我身下流着泪，叫我不要碰她，叫我等另一个人。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阿意”。

从前“阿义”这个名字，只能由皇上说出口，而我只能毕恭毕敬地叫“林小姐”，我要感谢余意，圆了我一个完不成的梦。

既然已经完完全全地拥有了她，那我势必就要对她负起责任来。

但她，在意的却是会不会不走运地怀上我的孩子。

我气急败坏地摔了她的药，又在当晚爬上了她的床，企图让她的担忧变成现实。

说实在的，我确实留恋她的身体。

那次，她把我骗到方亦瑜的床上，我仿佛又重回林义为我选定余意的那一瞬间，百感交杂，不知所措。

她也不喜欢我，她也要亲手推开我。

但我又有些怀疑，她似乎很早就知道，我和方亦瑜会有不一样的交集。

仔细想想，在她骗我摔掉孩子之前，我很大程度都是因为她身上有林义的影子而对她青眼有加。

直到她不知是哭是笑地说着恨我之类的话，我才发现，她不再有林义的影子了。

我亲手毁掉了她，但也同时分清了她们。

我忽然醒悟过来，相比起林义在宫里的不自由和拘束，余意显然更加鲜活，她的一举一动更容易影响我。

她明明就在咫尺之间，却又时时给我疏远之感。

就像个旁观者，早早地就看清了全局，冷漠地看着我陷进她的温柔乡中。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才刚刚明确自己的心意，还没弄清她究竟是谁，她就已经快刀斩乱麻，结束了我们的关系。

我和余意和离以后，皇上把方亦瑜抬作了我的正妻，以便她出手，好揪出幕后牵扯到的庞大黑手。

我的两场婚姻，自始至终也都不过是权力的选择。

但老天有眼，让我发现余意还留着我们的孩子。

我喜出望外，但她态度冷淡。

可我告诉自己，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放手了。

得知她生产的那一天，我完全听不进其他大臣在说什么，一心想着赶紧回去守住她，皇上看出了我的心思，张口就胡诌我病了，让我做了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她要跑，我就当她的车夫陪她一起跑。

不过，我也留好了后路。

很早之前，我就和皇上商量好了对策，只希望这个对策不需要派上用场。

可惜事与愿违。

我本想，要是她不愿意，我就带她突出重围远走高飞；要是她愿意和我回去...那我这辈子拼尽了全力也要对她好。

事实证明，我赌对了。

后来，她好像发现了什么。

我硬着头皮撒了个谎，纵然从前确实有过分不清的时刻，但历经了这么多，我心里早已只有她一人。

可她又是如此的深不可测。

我很担心，一步踏错就会失去她，所以我反复暗示她，不要想太多了。

但也是经过这一遭，我才得以确认，她心里当真有我。

结束了方亦瑜的事情，她受了天大的委屈。

明明是我一直死缠烂打跑去她家，明明是我一力挽回把她留在身边，外头传言却都变成了她的问题，我看见她偷偷流过眼泪，我心疼得要命。

最后流言传到了宫里，皇上让我好好处理，不要留下什么话柄，我不得已才去求了林义。

我本不想再与她有过多交集，我也不想再让余意有过多误会，故而要求保密。

但她还是猜到了，她没有生气。

幸好，幸好。

可将这件事情瞒了这么久，我始终觉得内心不安。

我找了个机会向余意说明往事，特地准备了十只烧鸡，向她赔礼道歉。

烧鸡堆到面前时，她眼睛都亮了，但又十分狐疑：“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我将少年旧事向她诉尽。

她吃得满手是油，不太在意的样子：“我早就知道了，不过看在你主动坦白的份上，可以斟酌减刑。”

早就.....知道了？

我擦净她脸蛋上的油污，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她笑着道：“其实当天我就已经想通了，你不愿意说，必然有你的道理。再说了，皇后这么好，我还能从她手里抢走一个周与行，我可太厉害了吧。”

所以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我自己在患得患失？

我捧起她的脸，蹭蹭她的鼻尖：“你向来无敌。”

她抹了我一脸的油，笑嘻嘻地磕了磕我的额头：“油嘴滑舌。”

我心里的一块悬了多年的巨石，安稳落地。

饶是这一生历尽权谋，终究还是不忍欺她半分。

---

番外二

这是安平郡主周温的十五岁生辰，也是她第三次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不想嫁给我。

她娘亲也如同往年一样，追着她打了三圈。

入夜，少女偷偷钻进了我的被窝，脸上写满了惆怅：“而安哥哥，想要娶你回家真的好难哦。”

是的，她不想嫁给我，而是想把我娶回家。

我摸摸她柔软的头发，暗暗觉得好笑：“那不如换个角度来办，你嫁给我，我带你离开皇宫？”

周温眼珠子转了转，像是思考了一下：“这样，成功率有多高呢？”

我算了一下，我虽然排行老七，但前面的一堆皇子都已经封了亲王，早早地断了继承大统的可能，朝中大臣都说，我是嫡子，最应该做下一任的君王。

我不敢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问她：“阿温，你觉得我母后怎么样？”

她眨眨眼：“皇后娘娘待我很好，我很喜欢她。”

我将声音压低了许多：“我是指...我母后那个位置，你觉得怎么样？”

她沉默了很久，摇了摇头。



她说：“皇后娘娘其实过得并不快乐。”

是了，我也不希望她过得像我母后那样不快乐。

据母后所说，周温出生那天，周与行大人夫妻双双丢下她跑了，她被接进宫，成了一个筹码般的郡主，也成了我未来的妻子。

她格外好看，我也格外喜欢她。

周夫人是个有趣的人，她一直以为周温不喜欢我，特地给我指了不少明路。

比方说，她觉得我要待周温与其他人不同，就该给她起点别的昵称，至于是什么……

她想了半天，建议我直接喊老婆。

还是孩童的我依言照做，水灵灵的小姑娘打量了我很久，最后扑哧一下笑了出来：“而安哥哥，我娘亲是不是又忽悠你了？老婆是什么啊，骂我老的意思吗？”

她笑得可真好看。

我涨红了脸，用上周夫人教我的话：“若是你不服气，也可以管我叫老公。”

她果然不服气地回击。

稚气如此，我们还是互相用了这个称谓很久，直到有天被周夫人听到，笑得前仰后合，我们才知道个中说法，即刻喊停。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对这位未来岳母充满了敬畏。

她还小，但我已经到了娶妻的年龄。

早几年就有不少大臣建议，让我先纳个侧室，早早地开始后代繁衍的准备工作。

我还没来得及表态，消息就已经传到了周温的耳朵里。

她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忧心忡忡地找我商量。

她说：“而安哥哥，你是不是除了我，还要娶别人啊？”

我不知回答什么好。

她扯了我的袖子：“可是我阿爹，也只娶了我阿娘呢……”

但是我父皇，并不是只有我母后啊。

我叹了口气：“阿温，我在想办法。”

双双沉默了许久，她一拍大腿，像是有了个绝妙的想法：“不如这样，而安哥哥，我来娶你吧。我不是皇宫里的人，我带你逃出宫去吧。”

我被这个年少轻狂的想法震得说不出话来。

在她的观念里，只要把我带出宫了，就不用再受那些老东西的摆布，可以一辈子只守着她一个人。

她不想跟别人分享我。

咳咳，确实是个天真的小姑娘能想到的东西。

我同意了，因而也在努力完成她的梦想。

周温的计划十分细致。

她在城郊买了一所宅子，雇了十余个仆人，又向她的舅舅请教好了如何妥善经营火锅店，靠着关系张罗开了一家分店，眼下都快扭亏为盈了。

她说，等挣了钱就给我下聘，等到了年纪就来娶我。

但这也是个关键节点。

父皇要立储君了。

虽然他还年轻，但少年掌权，早就看腻了江山荣辱，只想早早退下，做个悠闲自在的太上皇，和母后游遍大江南北。

他问过我，我直截了当地说了不愿。

父皇苦涩地笑了笑，直说这对母女太了不起了。

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周夫人大义凛然地随周大人留了下来，而我不想让周温迁就。

这个想法，我早已向周大人言明，他向我承诺，会大力支持另一位皇位候选人，势必要让我带着周温成功逃脱。

其实更像是在完成他一个未竟的心愿。

周温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她乐呵呵地把那一小把碎银子交到我手上，又换了副严肃的神情：“宋而安，这是我的聘礼，请你务必收下。”

我放了一枚玉佩在她的手心，正色道：“周温，这是我的嫁妆，也请你务必存好。”

她没绷住，爽朗地笑开来，一把抱住了我。

小小的人儿窝在我的怀里，像一只乖巧的兔子，头发不时会扫到我的下巴，痒痒的。

我说的是心里。

离周温十六岁，还有九个月。

我被封作了摄政王，储君定了年仅八岁的十弟，这是父皇打的如意算盘。

他懒得多管，就把养儿子的锅也甩给了我，当真是老奸巨猾。

周温却十分开心，因为摄政王的宅子赐在了周府隔壁。

讲道理，她的靠山比我的真要靠谱许多。

父皇和母后迫不及待地去了游山玩水，年幼的新皇扯着我的衣摆眼巴巴地看着我，真是无奈。

我把奏折都带回家去处理，常常伏案到深夜，奇怪的是，无论我前一晚偷了多少懒，第二天仍然能收获所有已经批好的公文。

谜团在我出门上朝碰见一脸疲倦的周大人时就已经解开。

他不说我也知道，是周温每天晚上偷偷抱走我的奏折，害得周大人熬了不少的夜。

这位未来岳父在饭桌上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年轻人要有一点干劲，今日事今日毕，不要老是干着干着就睡着了。”

我看着他眼底的乌紫，好笑又无奈地点了点头：“谨遵岳父大人教诲。”

两朵红晕爬上了周温的脸颊。

离她十六岁，还有五个月。

我们的婚仪已经开始筹备，宫里负责礼制的大臣把我们邀去商谈了整整一天，回家的时候，她已经从欢呼雀跃变得半死不活。

我给她捏着肩膀，企图松缓一下她的疲劳：“这才刚开始呢。”

周温叹了口气：“难怪我阿娘昨天回家就称病不出，原来是懒得管我的事。”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她幽怨地看了我一眼，双手合十拜托我：“我可不可以也生个病，只出席最后的仪式啊？”

我低头在她唇上啄了一口，看见她的脸蛋迅速变红：“不必称病，多给我一些这样的奖赏就好。”

她眼中秋波流转，忽地一弯，伸出手来揽过我的脖子往下拉，柔软的唇瓣相贴合，给了我一个绵长细腻的吻。

她说：“而安哥哥，你的嘴巴好甜。”

傻瓜，甜的是你才对。

我原本以为，事情会一直这么顺利地开展下去。

变故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刑部接了个案子，有人在周温开的火锅店吃坏了肚子，腹泻了半月后不治身亡，其亲属状告周温，并且在周府门前闹了几天的事。

他们向我请示，此事是否要暂且压下。

因为担心有人眼红报复，所以周温的火锅店向来我都有亲自把关，绝不可能出现致人腹泻身亡，我立即授意他们严查，然后赶到周家。

好些人在周府门前扔各种东西，大骂周温草菅人命，我看不下去，第一次出动了府兵将他们逐离。

她此刻.....一定很难过吧。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们母女在家里悠闲自在地啃着烧鸡。

.....是我大意了。

从前的周夫人，受到诽谤的规模比现在大多了，早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的基础。

她们见了我，还招呼我一起上手。

我忍不住问了一嘴火锅店的事情。

周温默了默，努力地把口中的食物咽了下去：“我有个猜测，但还在找证据。”

“这么快？”我有些惊讶，“刑部今天才把案子送过来.....”

周夫人看了我一眼，好像比我更惊讶：“到店这闹了半个月没有用，还敢闹到刑部去？”

我点点头：“方才已交代刑部严查。”

她却脸色一变，摇着头道：“原本不打算告诉你，就是因为此事你不宜出面，如今可有些难办了。”

诚然，我误入了一个圈套。

这些闹事者背后有人操纵，原本目标就是要将周温的安平郡主给扯下水，搅黄我们的婚事。即便是我交代了刑部严查，可有了我的授意，只要结果最后对周温有利，她都会被冠上一个美色误国的罪名。

她的火锅店被迫歇业，每天在家里撑着脑袋叹气，让我更加内疚了。

朝中有些大臣建议废止我和周温的婚事，被周大人一一强有力地驳回去，事情在水落石出之前，他也不会让周温蒙受半分诽谤。

我使了些手段，让这几位大人好好在家里歇着，体会一下周温的无奈。

她知道了内情，抱着我叹道：“原来当祸国妖姬是这种感觉。”

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并不难。

刑部很快就有了定论，那一家子人收了钱故意诬陷周温，那个所谓腹泻致死的人也没有死，只是出城隐匿了行踪，捉拿归案后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但就是不肯说出幕后之人。

周大人劝我，朝廷正值用人之际，不要再深查了。

但是在这座城里，想要这摄政王妃之位的人又能有几个呢？

一点儿也不难猜。



我把那家的女儿提了个郡主，送了出去和亲，了断了那些无聊人的无聊念头。

但周温的火锅店，再也没开了。

她十六岁生辰那天，我们大婚。

仪式实在是过于繁琐，以至于我揭开盖头之时，我的新娘已经昏昏欲睡。

恍惚中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她还是个襁褓里的婴儿，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精致的物件，忍不住伸手去戳了戳那张白白胖胖的脸蛋。

她睁开眼睛，娇嗔地抱怨一句：“累死了。”

我替她卸下沉重的凤冠，反手就把她压在了床上，笑着道：“还有更累的事呢，办不办？”

她迎上来吻住我：“该办的哪能不办呢？”

温香软玉，此生无憾。

终于，我娶到了自己的心上人。

---

这次连番外也完结啦！从4.11发了1w字开始，一直写到4.25，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一共4w多字，真的被掏空了...

男主番外也改了点，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下一个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啦，可能要等到心情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才能再写甜甜的故事了。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